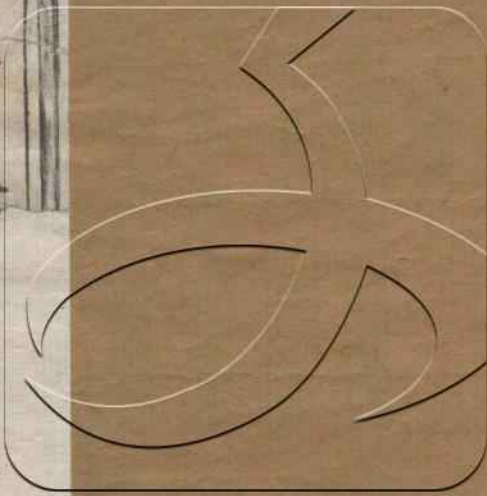




國朝文苑



4400  
6225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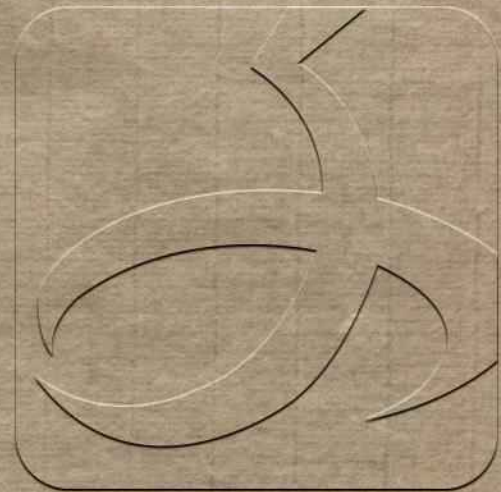
國朝文錄卷之十六

序跋類四

讀史方輿紀要總序

顧祖禹

客謂顧子曰子所著方輿紀要一書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  
 之緒論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以及  
 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核異同子於是書可  
 謂好之勤思之篤矣後有起者考求險要辨分攻守遠而周  
 知天下之故近而都邑之閒非子之書何適從焉余曰否否  
 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明於匠石之任者或昧  
 於雕鏤之細予也未嘗泝江河登恆岱南窮嶺海北上燕冀  
 閒有涉歷或拘於往返之程或因於羈旅之次不獲放蕩優  
 游博觀廣詢閒嘗按之圖畫索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耳又





或了了於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瞶瞶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者不可勝數也予之書其足據乎且孫子有言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使信予之書而不取信於鄉導譬之掩耳而求聞閉目而求見所誤必多矣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函關劍閣天下之險也秦人用函關卻六國而有餘迨其末也拒羣盜而不足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會不及培塿之邱汎濫之水得其人卽枯木朽株皆可以爲敵難是故九折之阪羊腸之徑不在邛峽之道太行之山無景之谿千尋之壑不在泯江之峽洞庭之津及肩之牆有時百仞之城不能過也漸

車之澮有時天塹之險不能及也知求地利於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卽在指掌之際烏足與言地利哉然則變化無窮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圖不能載論不能詳而變化於神明不測之心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者乎故曰方圓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畫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疇伍兩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陣李靖以之變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於西北者可以并東南而起於東南者又未嘗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變之體而爲至變之用一定之形而爲無定之準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知此義者而後可與論方輿使銖銖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嘗考蒙古之用兵奇變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略比往古爲最高彼豈嘗求之



於山海之圖里道之志哉然則求地利於吾書無乃猶是刻舟之見乎或曰審如子言嚮導之於地利重矣然則子之書其可廢乎曰何可廢也孫子言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書亦不可以用嚮導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轅也東泛之不可以西楫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嘗無沮洳之地東南多水而未嘗無險仄之鄉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則泰山不見十步易轍則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陷大澤而不知前人深谷而不悟乃欲執途之人而求其爲嚮導嚮導其可恃乎哉何也嚮導用之於臨時者也地利知之於平日者也平日未嘗於九州之形勝四方之險易一辨其大綱識其條貫而欲取信於臨時之嚮導安在不爲敵所愚也是故先知馬陵之險而後可以定入魏之謀先知

井陘之隘而後可以決勝趙之計不然曹瞞之智猶惕息於陽平武侯之明尙遲回於子午乃謂求地利於臨時而不求地利於平日豈通論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於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徑出此途者乃善於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卽攻此城者乃善於攻此城者也此知之於平日而不得不資於臨時者也攻則攻敵之所不能守守則守敵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處審緩急之機奇正斷於胸中死生變於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爲權衡焉此固大將之任而非可問之於嚮導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實用虛之處旣已灼然知之而後博求之於嚮導從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豈徒寄耳目於僕夫云爾哉且吾書不獨行軍之一端也天子內撫萬國外莅四夷枝



幹強弱之分邊腹重輕之勢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經邦凡邊方利病之處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爲天子綜理民物財賦之所出軍國之所資皆不可以不知也監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則疆域之盤錯山澤之藪隱與夫耕桑水泉之利民情風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來凡水陸之所經險夷趨避之實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亂則由此而佐折衝鉏強暴時平則以此而經邦國理人民皆將於吾書有取焉然則孫子之說固未當乎曰非也孫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軍之本而鄉導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後可以行軍以地利行軍而復取資於鄉導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凡吾所以爲此書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無所適從者任天下之事

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爲憤痛呼號扼腕以至於死也予小子旣已奉遺命採舊聞旁搜記載規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爲一十八部分爲百二十卷藏之家塾以俟來者

方輿紀要川瀆異同序

顧祖禹

水源於山者也山附於水者也水源於山則水之源不異山附於水則水之流不異如是則曷異乎爾曰源不異而流不能不異流之大勢或不異而其閒浸淫淤闕升沈遷改之蹟亦不能不異是故言郡邑而不言其山川言山川而不攷其同異未可云辨於方輿者也禹貢以山川源委條貫於九州之次一經一緯絜若列眉職方諸書未有繼之者也司馬遷著史記昔人稱其明於山川條列然所紀載僅錯見於羣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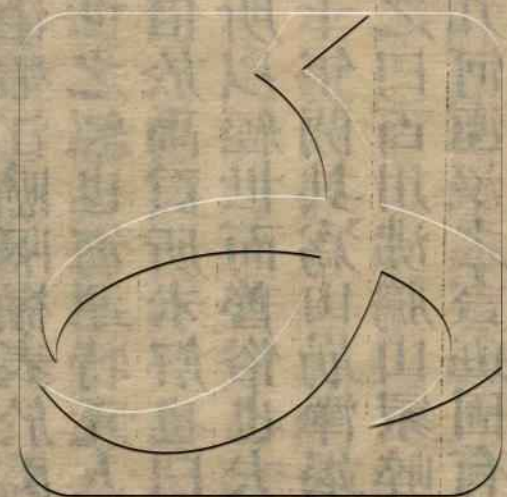


之中而河渠一書未爲詳核班固志地理復爲溝洫志溝洫何必不在地理中與其於江漢淮濟何以略而不書與後世言川瀆者則紆回複亂如棼絲之不可理也志郡邑者則凌雜剝裂如累磔之不可亂也唐六典敘十道山川推本職方而未能遠法禹貢故於川瀆源流未遑綜論於十道之後鄭氏通志自謂準禹貢以理川源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予嘗讀其書以爲不足以實其言也今所詮次大略本之禹貢遺意其闕略者詳之闕者益之舊迹新途判然難合者則分別而書之言川瀆而不言山者以川瀆之異多而山之異少也嗟乎其閒蓋有天事焉有人事焉大河之日徙而南也濟瀆之遂至於絕也不可謂非天也開鑿之迹莫盛於隋次則莫盛於元其閒陂陁堙障易東西之舊道爲南北之新流幾

幾乎變天地之常矣又何從驗其爲滌沮濟漯之故道也哉說者曰禹貢導川先及黑弱而今別爲西裔之川洛渭次於四瀆之後而今目爲一方之水濟川雖絕諸家皆載其源流而竟視爲枯瀆盤江懸隔嶺表於禹迹何與焉漕渠一時之制耳恐非萬世之經也海運特元人故轍何容附於川瀆之後乃猶謂無倍於禹貢所未解也曰易不云乎觀其會通行其典禮聖人所以經世而善俗也夫時勢遷流姑勿論矣卽禹貢以來四千年閒其爲山崩澤竭地震川移之類亦不知凡幾也詩有之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是以王橫有九河湮沒之言班固有商碣周移之慨使神禹生於今日亦必不能執禹貢之舊文繩今日之山川矣子猶欲規規而索之毋乃不知晦朔與春秋乎誠欲識古今之因



革究天地之異同亦於其所以異者求之可已



左傳經世序

魏禧

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於史禧嘗以為尚書史之大祖左傳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姓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勲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蓋世之變也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志深沈之略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可回之力以謹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効至於兵法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氏時時取而讀之若於古



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注以示  
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闡幽成一家  
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相與議論而已唐  
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  
對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從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  
曰先生所說紙上語爾禱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  
七穆口誦如流原非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慙此蓋博士弟  
子所務非古人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  
其未備持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禱  
評注之餘閒作雜論二十篇書後一篇課諸生作雜問八篇  
用附卷末就正於有道左氏好紀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  
時駭而不醇然如石碯誅吁厚范宣子禦變盈陰館甥爰田

州兵之謀晏嬰不死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  
篇皆古今定變大略而陰飴甥會秦伯於王城燭之武夜縋  
見秦伯蔡聲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學者尤當深思而力  
體之也

方輿紀要序

魏禕

方輿紀要一百二十卷常熟顧祖禹所述撰也其書言山川  
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迹所可見  
而景物游覽之勝不錄焉歷代州域形勢凡七卷南北直隸  
十三省凡一百七卷川瀆異同凡六卷天文分野一卷職方  
廣輿諸書襲譌踵謬名實乖錯悉據正史考訂折衷之祖禹  
沈敏有大略爲人奇貧而廉介寬厚樸摯不求名於時與甯  
都魏禕爲兄弟交禕旣篤服其書祖禹因請爲之序禕慨然



而嘆曰有是哉此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維禧學不足貫穿諸史足跡不及天下五分之一顧何足推明祖禹意然竊嘗得舉其論之最偉且篤者蓋其一以爲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爲要害而彼爲散地此爲散地彼爲要害者一以爲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者不擇地嗚呼古今豪傑暴起草昧遑遑迫而應天人之會初未嘗遷地而謀形勝也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勢以驅策天下而天下無以難之蓋其故可思矣失其術則據十二百二之雄而可以亡得其術則雖迫狹瘠弱而無不可批剝導窾以中天下之要祖禹貫穿諸史出以已所獨見其深思遠識有在於語言文字之外非方輿可得紀者嗚呼非其人孰與知之

彭躬菴文集序

魏禧

躬菴先生爲文章務以理氣自勝不屑屑古人之法而予少時好議論後乃更好講求法度獨每見躬菴文則顏色消沮心怵惕而不甯嘗譬之戰鬪弓人聚六材以爲深弓矢人相筈眠羽以爲兵矢而使貫虱承挺者射然拔山之夫瞋目直視則矢弓失落反馬而入壁夫然後知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而躬菴之女則又非未始有法者故嘗譬之江河秋高水落隨山石爲曲折盈科次第之跡可指而數也大雨時行百川灌漑溝澮原潦之水注而益下江河溢溢漫衍亡其故道而所爲隨山石曲折者未嘗不在顧人心曰驚潰而不之見躬菴少負大志周旋名公鉅卿閒立義聲於天下其後或蹶或起要身所歷事最多故其文一主實用遇事感慨激昂



連類旁及輾轢古今呼搶天地而不能自忍予兄弟知世有偉人度外事則自交躬菴與林確齋始躬菴同確齋徙家相就談數十日夜嘗謂予百數十年閒天下之病小人中於偽君子中於虛君子虛美相高無實學以撥天下之亂故小人益務於偽不可救止又極稱司馬德操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四言謂足與虞廷十六字相配予驚以爲奇論而甚安之逮今二十年躬菴予所以見之文章者率不越此意蓋天下之變如江河潰決四出夷城郭宮室破沈塚墓殺民人在俄頃之閒而儒者徒欲以白馬寶珪行禱祀或竦身當其衝爭之以死俗吏擊里鼓徵徒役糾一束之薪一抔之土以謀闕塞則亦幾何其能濟也易堂諸子中鹿鹿無狀莫過予而確齋貞疾且十年躬菴今年年六十又皆甚貧以衣食之故勞苦其身亂其心余竊懼夫托諸文章以空言自見者亦將止於是而不能進也悲夫

論世堂文集序

魏禧

地懸於天中萬物畢載然上下無所附終古而不墜所以舉之者氣也人之能載萬物者莫如文章天之文地之理聖人之道非文章不傳然而無以舉之則文之散滅也已久故聖人不作六經之文絕然其氣未嘗絕也聖人之氣如天之四時分之而爲十有二月又分之而爲二十有四氣得其一氣則莫不可以生物六經以下爲周諸子爲秦漢爲唐宋大家之文苟非甚背於道則其氣莫不載之以傳書詩易禮春秋之氣得其一皆足以自名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者當之於是而蘇軾氏乃以氣特聞子瞻



之自言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也行乎其所以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而乃以氣特聞氣之靜也必資乎理理不實則氣餒其動也挾才以行才不大則氣狹隘然而才與理者氣之所馮而不可以言氣才於氣為尤近能知乎才與氣者之為異者則知文矣吹毛而駐於空吹不息則毛不下土石至實氣絕而朽壤則山崩夫得其氣則泯小大易彊弱禽獸木石可以相為制而況載道之文乎視之以形而不見誦之以聲而不聞求之規矩而不得其法然後可以舉天下之物而無所撓敗琅霞龔子之言文主乎氣者也其文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依乎六經而不背於道雖欲不以氣許之夫焉得不以氣許之也

竹垞文類序

魏禧

古今之論博學者不必工於文工文者學不博秀水朱錫鬯幼負異才為太傅文恪公會孫年十七棄舉子業學古文博極羣書既食貧歷幕府則之豫章之粵之東甌之燕之齊之晉凡山川碑志祠廟墓闕之文無弗觀覽故所作文者據古今人物得失為最工而經傳注疏亦多所發明然世之博學者往往其文不工則何也老子曰當其有無實之用天下之理以實為體以虛為用是故風觸於虛而聲作水激於虛而瀾生博學者惟思自用其實故窒抑煩懣而無以運之且夫鷗鵬之神也水不從南溟風不搏扶搖九萬里則不能自運何者水狹而風卑則其虛也無幾何地而何以運為然且見聞多則私智勝又好以其偶合穿鑿博會古今之事故其文



愈根據而愈畔於道吾觀錫鬯所論說兢兢然必稽於古人所無有弗道也又必折衷聖賢之理而載籍所未嘗明言者每引伸觸類互推而得其說人之始視之也若夏雲之起於空中若城市樓觀臺閣車馬之見於海湄乎不見其根本既而求之則皆有以得其確然之故而援古喻今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蓋所謂能以虛運其實者非邪三吳顧甯人汪茗文博學窮物理予最愛其文有根據而錫鬯皆與爲友虛已以下之相與切劘其學又能出新意自見此其文之日工也夫

殉節錄序

魏禧

嗚呼此知隨州徐公殉節錄也當此時州縣吏使盡能守死拒賊如公賊雖強其鋒必數折銳鈍而不可用羣州縣清野

堅壁賊勞於攻無所得食其勢可以自斃何至全楚破陷蹂躪秦豫神京陸沉豈不悲夫獻賊攻隨州凡十三日公以羸卒乘城出奇兵殺賊力竭絕援身巷戰攢刃斷脰以死一子二妾諸奴婢從死者一十八人可謂烈矣天子嘉憫贈官太僕卿賜祭予蔭生建特祠二褒忠之典於是爲盛州縣吏宜觀感奮興畢命疆場爭自致身忠臣烈士乃其時叛降相繼聞風棄城守抱頭竄伏以免者往往而是抑獨何與天下之亂莫不始於州縣州縣得人則亂不及府府得人亂不及省會省會得人亂不及京師州縣選非其人釀毒決疽禍延都會勢有必至然當時州縣吏權太輕細故興除必積累而上大有司不報可終不得行又所簡科目士率皆以時文進身不習世務夫以不習世務之學居甚輕之任而當大難民社



存亡繫於反掌死生決於呼吸雖賢者猶不克勝況貪庸齷齪者乎此公之才與烈所爲不可及也公諱世淳字中明嘉興縣人中萬曆戊午舉人先任重慶推官有政聲禧特敘其大節因及州縣治亂用以告後之人使有變計焉

許士重詩序

魏禧

山靜而草木生人靜而思慮出詩之爲物觸於境感於事而勃然發諸言是動物也然非有靜氣以爲之根則囂然雜出不能自成其文理雖工於句字侈於文而真意消亡無復可以言詩歟許子士重靜者也身處闐闐而有深山之容與之接言訥然不出諸口退然如不勝其衣吾意許子其當爲詩人與他日故人羅飯牛持一編過余曰此士重詩也士重蓋可與言詩者而又以子爲能言子其言之予力疾爲點定而

告飯牛曰子善畫吾請與子言畫吾卧翠微山中常犁旦起望天宇初開萬物東作殷殷隆隆山色鬱然而虛靜無一物每恨不得如子者追而畫之夫尺幅之畫山水草樹石樓臺人物之形風雲之變紛然雜出其上素之所餘幾不足以容指而善畫者之畫則若未嘗有一筆一墨之著於其閒此何以哉靜故也吾寓桂山與孔正叔先生夜半起望月詩曰竹露滴空堦草蟲鳴宿莽始知靜者心原不辭衆響蓋羣籟競作而境愈寂予於是嘆靜者之一無所有而無所不有也許子詩清真而意恬吐詞有章而斐然澤於文藻非靜其誰能之子其爲吾復許子許子益務知乎靜之爲無所不有則豈獨於詩日工矣哉

四此堂摘鈔序

魏禧



門人曾庠請選王文成公陽明別錄竟復請四此堂稿四此堂者吾伯子東房所爲浙江幕府奏記告諭公移之文也世郡縣吏至方面大臣莫不有客其文字例不自作而是時巡撫范公名承謨字覲公以廉公名震動天下至賑荒蠲賦諸事所活兩浙民數百萬計蓋百數十年所僅見聞而其講求區處之方文告之辭客與有力焉伯子既摘鈔所作歸示兒輩予因得盡觀嘗謂諸子世傑世倣曰陽明別錄有識者推服爲古今文告第一蓋文成公平賊諸疏及區處平服地方疏其思慮精密仁之至義之盡雖聖人復起無以過而文章雄肆鉅麗則又漢宋以來文人所不逮其他明健簡切使言無餘意筆無溢字則東房所作時或過之東房天性疾惡其論爲治也曰不去小人必不能用君子不除民之害必不能

興民之利如治田者不斬荆棘薶藿而欲以種良苗則必不能故其生平所建白規置往往怯於興利勇於除害以爲利民之事嘗或至於害民而民害苟除則雖不興利而固已利之此其說自申韓以至聖人不能易也吾嘗觀文成書開府贛南以來所當皆盜賊叛逆其日夜之所思身之所爲率皆斬殺攻取慘酷之事然其去小人也必使有自容之地罪人也必使有可贖之路殺人也必有哀憐惻怛求其生不得之心征調戰伐旁午紛紜必經營天厚風俗興禮教之本故雖疾惡如讎除惡者務盡而廓然見天地之量焉藹然見父母之心焉雍容寬裕見儒者之器焉今夫鉏草所以衛苗而鉏之過甚或至於傷苗汗下所以已疾而過用之亦多至於益疾是故善治者能使惡人不害民而已足矣善田者能使



惡草不傷苗而已足矣而草之為類雖愛苗固不可得而盡除則亦天理之所兼容人情之必至也知此說者可以讀東房之書世傑退以告伯子伯子聞而是之故遂書以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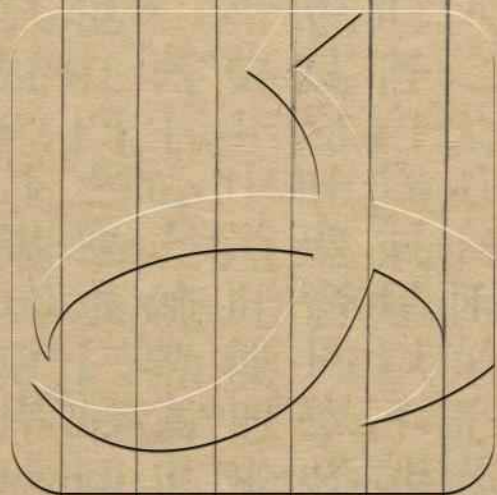
書金谿兩烈婦紀略後

邵長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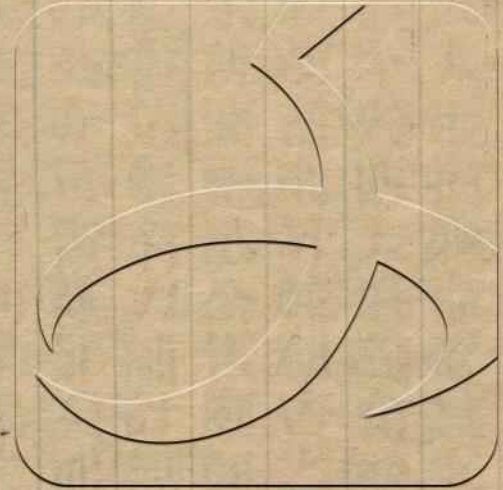
兩烈婦為金谿孝廉張君冠玉之母故娣姒也皆姓吳氏皆蚤寡奉姑以孝稱順治丙戌冬故中丞揭公重熙起兵襲撫州不克走金谿金聲桓王得仁躡之縱兵大掠兩烈婦踰踉掖姑出遇遊卒拔刀劫姑驚仆地烈婦遽奪持其刀以身蔽姑呼曰甯殺我卒怒殺烈婦次劫娣娣罵不絕口亦被殺而姑竟得免嗚呼兩烈婦之死烈矣無待區區詩文以傳況張君能致詩文如是之夥又奚藉余言顧其閒議論有刺謬者是不可不辯盱江鄧炅之言曰兩烈婦之死死於金王之卒而階之厲者實中丞也又曰於家國無所濟而於鄉隣大有所禍以是為中丞罪嗚呼斯言也決天下後世忠義之防而有志之士為之搥腕累欷泣下而不能止也自古忠臣烈士



遭罹百六明知事不可爲然且逆天命犯首禍慷慨赴之瀕  
九死而不悔者其心固有所大不忍也人情莫親於父母妻  
子莫愛於身夫人至捐軀命忍其父母妻子以舉事而又違  
計成敗利害哉今夫匹夫慕義奮袂而起不旋踵而巽悞觀  
望踳蹶而不敢前者則計較利害之念沮之也而謂豪傑之  
士然乎哉以余所聞中丞公告廟興師破家出走崎嶇江閩  
萬山中屢蹶屢奮追勢窮力詘計無復之然後以一死謝天  
下嗚呼處死如公亦可告無罪矣而吳猶云然鄉人以愛憎  
爲毀譽固如是哉如吳言則睢陽之屠空阮之敗不能道荼  
毒生民之罪而凡史冊所載媮生苟免全軀保富貴之徒皆  
可自詡明哲而開門乞降賣君父以求榮者且得以保境安  
民論功矣是烏可哉是烏可哉吳才識庸陋又不曉古文法  
其文必不能傳而是編已有從而附和之者況於世之以文  
章名者其立言可不慎與







釋志自敘篇

胡承諾

三代以前人之所學五品親遜而已舜之命禹始有道心之名由是聖賢相次皆以道爲授受條分縷析散見語言行事莫非此旨蓋人之爲心有附於形氣之私者有原於義理之正者各自爲形各自爲氣是以不能相通義非精不察理非精不致是以患其易昧聖賢爲學必使形氣之私皆聽於義理而義理所得莫非中道此無他辨之甚精守之甚力也言仁昉於孔子仁者道心之純熟者也變中言仁者中無定位仁所以體中也孔門之學求仁最切言仁最備或狀其體或舉其功或辨其疑似或謹其畔岸或實其行事蓋至微之理得孔子之論而可指可視其有功於先聖甚大會子之學得於一貫子思受於曾子故言萬殊一本爲獨詳日用之閒所



以與萬物相流通人事相酬答者不越乎分之各殊者與以至足之理理之至一者歸於不二之原處異說紛紜之日獨以執中之旨名其書而實以庸行中者聖之所以相繼也實以庸行近在人倫日用之閒而偽不能亂也孟子受學於此而有得於集義蓋其爲學取當時諸家之論是非得失折衷先聖如持權衡以校輕重事無大小皆以人心之裁制赴天理之自然卽以天理之自然節吾心之裁制其剛大之氣足以充塞兩閒故生雜伯縱橫異端充塞之時真知義之有益於人而舉以示法與孔子之仁相輔以扶世也蓋堯舜精一之旨孔子以克己復禮明之子思性教之後孟子以集義廣之屢發明而愈備經體驗而彌近所以引人從事不疑誘人致力孔易源流相續若四時代行不息者皆欲使人復其性

也然而質有偏全學有真偽聖人欲天下之人明道者衆不獨喜見完行亦思成就偏德又懼天下之人不明道者多故不獨惡其畔道者更惡其亂真者是以言道言性皆使人有所持循如立朝居鄉出處語默長幼疾徐動容周旋飲食起居哀樂之際利用愛物豐儉之宜以爲道固在人皆舉近人之事以明道也推而廣之周公經制大備後之行王政者取法焉孔子述作大明後之論王道者折衷焉皆教人以復性之事也君子於此無事則安於仁有事則動以中安於仁樂之本也動以中禮之本也禮樂者中和之實也中和盈於中私欲退聽一身之內具有四德隨其所發皆有繩檢焉有不復之性乎苟卿雖能言聖道然所謂聖人不過大儒也仲尼子弓並稱而無願學私淑之意淺深可見矣揚雄言聖較荀



爲優然而遜於不虞有愧明哲是鳳鳴而鷺翰也王通爲學甚正亦有可用之實惜其降年甚促功有所未至從游之士崎嶇數郡開其道未能大明又不能降心發明聖道遂欲與聖人並峙而離立是以後世未之許也夫聖賢統緒在乎其書俗儒以文字說之異端雜之故發爲事業皆淺露乖離持以修身率滲漉頗僻周子生絕學後默契道體太極一圖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見中正仁義之本識神物動靜之別雖廣大高深不外乎日用飲食也二程潛心遺經以聖道爲己任謂聖必可學而至其志必欲學而至於聖朱子得統於此以爲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吾身無不有焉隨事取足皆義也反身備理卽仁也源流甚長根據甚多陰陽五行其質也古今聖賢其與也經史典籍其據也凡文字偏見功利鄙說屏

棄不道直承二帝三王統緒所言存理去欲卽人心道心也所言致知力行卽惟精惟一也以居敬爲主而嚴於不睹不聞隱微幽獨則允執之謂也先正所以爲教後人所以爲學必如是爲得其宗也揚子曰天精天粹萬物作類言天惟精粹故能分給萬物而各從其類也又曰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言衆人皆具賢人之質也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言賢人皆能聖人之業也觀乎天地則見聖人言聖人皆合天地之德也聖人之道萬事萬物所從始也與太極同體者也聖人之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與鬼神同功者也學聖人者操術有法卽功有事曷言乎其法也求諸六藝之中驗諸身心之內凡尊卑上下陰陽剛柔之理民彝物則典禮刑賞之事善善惡惡敬天勤民之心褒貶予奪重內輕外之法經曲常變履中



蹈和之文莫不誦數以貫思索以通得其嚴毅以檢束形氣  
得其和平以優游心志言而思慮動而思躡形氣自檢束矣  
從容以俟之沈潛以思之心志自優游矣所當言而言即不  
爲聖人之言有以合乎聖人立言之意所當行而行即不爲  
聖人已行之事有以合乎聖人立行之心如赤子學步所蹈  
必實舉足必曳踵如是久之然後去人而獨行此其法也曷  
言乎其事也其自治也以憂勤惕厲之常心約束紛紜放逸  
之心雖利害攻取而大中不易故聖賢所具皆爲道心道心  
所發亦常備於聖賢凡人多私故動不離人聖人無私故乘  
六龍以御天也其成物也當安者安當治者治當生者生當  
用者用故無遺物當安者委曲以求其安當治者委曲以求  
其治當生者委曲以求其生當用者委曲以竟其用故無弃

物也學者於此講習誦說所知即經綸天下之知子臣弟友  
所行即安定國家之行內焉齊一所以爲應事之主外焉博  
依所以葆內心之存入而自課必以天德出而語人必以王  
道雖進退出處不妨各行其志而彼此同心不忍坐視天下  
之亂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不以利天下之大而有憾於心  
則其揆一也此其事也張子曰易之爲書欲人趨時盡利順  
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者也君子學於聖賢不能不著書立  
說其義亦猶是也少則爲學壯則服官隱則求志行則達道  
道周性全無得而稱濡迹蒙垢有爲而出或趨一身之時或  
趨天下之時也傳心有道治天下有法不獨辨別是非亦欲  
修舉廢墜使人守經據古不惑於心行權達變承敝更化莫  
不儲之有具應之有方度以尺寸不爽行於斯世所如皆吉



觀於古道所爲必成所以盡天下之利也欲聖人之道常在  
耳目聞見言之親切有味行之踴躍欣喜爲有用成材不爲  
無用敝器也爲廟堂美質不爲里巷斷朽也唐虞殷周已試  
之效詩書禮樂靜可與深動可與幾盡其道而洽於心小以  
成小大以成大如江河之流澗溪之毛元氣無不充周無不  
流行所以盡性命之理立三才之極也故爲文之指三一曰  
務實務實者欲事事可行也二曰務平務平者欲人人能行  
也三曰從道道則從非道弗從也依五經法言同先賢是非  
奇僻之書異端之學黜而不入諸子百家之文非至精粹者  
不稱引也若夫離事而別言理故處事不以理所行無當乎  
道之事又所言之理皆不足處事亦無當乎道之理空疎之  
極必生迷惑迷惑之極至於反悖猶復雜揉其學卑隘其志

盈滿其氣堅僻其心膠固其識俶詭其辯不得乎體之一而  
欲其周之通如銖銖而校寸寸而度終必有差也聖人知道  
不行故爲述作以教後世君子學乎聖人不必有所授受觀  
其遺書超然有得沛然莫禦不必有所督責而自任甚重自  
爲甚力蓋知聖人之道常在天地閒故表章聖學申警來哲  
如適人木鐸所徇皆時王政令也如女子有行施衿結縵申  
父母之戒也此亦不能自己云爾石莊子有官不受告老而  
歸陳篋於前日授一劄以記所得六載而成二十餘萬言乃  
進子裘而告曰汝知吾所有事乎古人著書或久而後成或  
久而後出不以旦夕馳聲不以詩賦雜文偶爲事會所須可  
以一時取具也徐幹中論會鞏稱其治心養性能不悖於禮  
其得於內者又實能信而充之以想見其爲人顏之推家訓



自以爲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又且夜覺曉非今悔昨失故畱此篇章詒厥模範此二書者詞非奧渺旨存勸戒後人所當法也予之先世皆以講習義理爲業飲於鄉者四世而五賓廣文太僕兩公起家服官惟是六經之旨修諸身而見諸事詳在家傳子孫世守之嗣父屬疾之日猶以歲一讀性理通鑑爲訓中更亂離手澤無復存者予是以作先德詩三章用自觀省其一章言大父中大夫醇謹長者以布衣飲於鄉二章言先中大夫起家廣文棄官不仕隱居二十餘載三章言嗣父少爲諸生晚頗好道天資孤潔多所不堪詞雖鄙俚見祖父懿德焉太僕吾長兄也居官大節莫如拒絕瑞祠一事天啟丙寅丁卯閒所在爲魏瑞立祠興都之祠鳴吻與秦禋殿挈其飛翔蜀撫瑞私人也諷兩司趣具役太僕時爲左藩

班次居前首對以蜀方用兵帑藏空虛不敢訾公家財給私門役若配諸民間則度一錢役一人皆得罪朝廷不敢以身試法也倡言者默然止思所以中之微是翁甯渠不祠者擬以罪斥去更用他人爲蜀太僕亦奉是年計最入都期以靜受流斥而璫敗矣所以天下皆祠蜀獨無祠夫以彌天狂燄遏諸方熾舉世蒙鱗一方曠然誰之力也身在遠藩不克折其奸鋒守職以抗非義之爲屹然不可移者雖捱胸伏鑽莫能奪矣若使居觸邪之地以難孔壬爲職其於宵佞之側必不能一朝居否則廓清澄汰默運於不言不第以請劍擊笏取名也而朝野無由采錄吾兄亦以崔瑗屏語自安愚竊恨焉常以爲對丹青而思古賢不如道家世之芳躅汗簡筴以寫奇編不如觀祖考之遺意殫哀慕而通寤寐不如覲居處



笑語於文字之屬俯几筵而薦嗜好不如致怵惕悽愴於未  
竟之志於以遠迹舊德聰聽而力行無異乎傳桐邑之器懸  
大夫之車也是編之旨先人雖未嘗授諸簡冊然遺意具在  
推而廣之以訓迪子孫是予事也何爲文之有焉昔伊川論  
明道所言平近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  
今此編文易而指明語近而用遠鉤鈇析亂激詭險仄皆所  
不取獨以傍貫五際洽通百慮戰兢而無泰溫恭而有恪歸  
諸補益於世以此各充其量或庶幾焉然不背所學是以我  
爲政也有益於世是以人爲政也以人爲政者難期擇其自  
爲政者致力焉是書旣成名曰釋志釋志者釋己所志也禮  
所云君臣父子之鵠亦其志焉爾

鮑翁類稿序

計東

聖人之道載於六經學者能從經見道而著之爲文不使經  
與道與文三者析而不可復合則可爲善學矣漢賈誼董仲  
舒劉向揚雄之文皆湛深於經術而道卽寓焉斯時之天下  
知有經學而已唐韓退之能原道之大端而未悟其精微柳  
子厚閔性善之說於僧大鑒李習之亦嘗著復性書雖漸有  
求見道體之意然其所以正告天下及詔後學以爲文之本  
者未有離經學以立教者也宋史分立儒林道學兩家後世  
學者遂以歐陽曾王蘇氏爲文章之儒周程諸先生爲道學  
之儒而文與道爲二究之歐陽曾王蘇氏之文未有不原於  
經不窺於道而可粹然成一家之言者是則三者始未嘗不  
同其原終亦不可析而爲二也南宋之文獨朱子能闡經以



明道自陸子靜楊慈湖之徒創為六經註我之論蔑棄章句不復措意於文章於是儒林道學兩家判然不可復合文章身陋經術支離而凡自詡為見道者其流弊遂相率而為無忌憚其患至今日未息也明二百年中文章可宗式者歸熙甫王道思歸早聞道於魏恭簡証道於程朱道思與唐應德王汝中友善亦稱聞道者然其立言必貫穿六經之義故其文足以繼前人而信後世二公沒後百餘年而我郡有汪茗文者出其始亦僅志乎古人之文習其矩矱而已既乃知文之不可苟作必根祇於六經而出之然猶未得夫經之指歸也益黽勉窺測於道之原而得其所以為經者遂能貫經與道為一而著之為文洋洋乎積數萬言而沛然不悖於聖人之道則其文之足傳於後世而近繼歸王垂絕之緒遠

歸韓歐諸公無疑也余愧不知經與道者學為文於汪氏日久而竊見其梗概故為之序如此又見汪氏與周處士書稱余與梁侍御曰緝為知古文而侍御見余近作多論道之書詰余將為周程之徒乎抑為韓歐之徒乎以二者之不可合而余實未見二者之可分也故因序汪氏之文而兼質之侍御焉

陳允倩壽詩集序

計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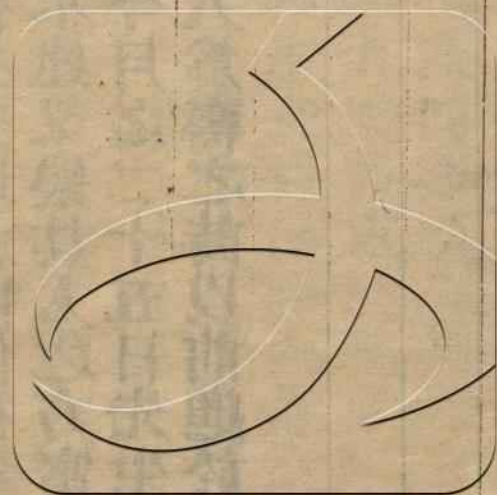
夫世之所謂處士者我知之矣有性不慕勢利才不耐世事樂寂靜以養生就閒曠以適意者其人即生聖人之世去軒冕若敝屣然此唐虞伯成子高漢谷口鄭子真成都嚴君平之流也當吾世或有其人我未之見也有迫於事會有激於志節毅然入深山不顧若漢末栗融禽慶蘇章曹竟宋謝翱



鄭思肖之流其志意誠可哀其行誼誠可傳我見其人而心焉媿之矣至其人性既不慕勢利其才又足以濟天下之用而又不屑仕宦時時與賢公卿大夫游處閒一出其思惟論說可使賢公卿大夫名重於朝廷不尸其功又不潔其迹若召平布衣之客蕭文終侯膠西蓋公之於曹丞相王生老人之於張廷尉釋之者此其人我欲謂之隱不可謂之仕不可謂之用於世不可謂之無所濟於世又大不可也其易之所謂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者乎莊子所云不刻意而高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者乎此其人果賢於伯成子高子真君平之徒乎抑尚有所係於世亞於禽慶栗融謝翺鄭思肖之徒乎此其人當吾世而幸見之習之久而悅之深則惟允倩陳

先生一人人欲知先生者觀蓋公教曹丞相治齊王生老人命張廷尉結韞事可以得其濟世之大概若其著述行誼雄富而超卓世未有不知先生者矣夫愛其人者必願其人之延年多壽長存乎天地之間使得益就而事焉有以揅予之過而掖予之不逮又樂其人之方富於春秋若曹孟德所稱壯盛智慧者今月之二十五日先生方舉五十之觴予且喜且祝將集同人爲壽之詩以前進於先生而予先爲之序如左





讀陳后山集

張嘉玲

客或問曰陳后山可以爲知道之士乎曰文人而能立節者也知道則未也客曰何曰后山有云君子之學以成其志則志不可不先定也醉酒者亂操刀者殺則有以使之也其學又不可不慎也顧后山並世有二程夫子不知摳衣從學而徒以南豐山谷子瞻爲宗師可謂慎學乎志於道德上也次則功名下此無可志矣而后山專欲工文以傳世可謂有志乎惟其好文而亟後世之名故與曾黃針芥相投若程子則曰文所以載道也求工卽害道名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是與后山初志旣已弗合且以程蘇雜蜀有薰蕕冰炭之不同志乎彼必舍乎此習乎彼者深則去此愈遠誠有難得而兼與者然蘇黃當時奔走天下獨於后山何尤蓋其



一時交遊如秦觀李廌輩類浮薄輕佻士林不齒其無所成固無足怪獨后山為人方毅天資近道誠非俳狎者流王懋學曰使持是資而知所從聖賢可學而至所可傳者豈止是哉其評后山甚善而當矣雖然當子瞻薦后山於朝欲羅之門下乃后山雖極推重子瞻而意於曾蘇似有所軒輊且幼從學南豐不忽於其既沒更名他師因賦詩見志以視遊程門而賣師求利者不大逕庭哉而其生平志行卓卓不但此也傅欽之聞其貧甚懷金贈之坐久聽其議論終不敢出章惇為樞密高后山之義冀來見已特薦於朝而卒不一往在館職當侍祠郊夜寒非重裘不能禦而后山篋無副衣內子從姻家或曰趙挺之或曰邢恕俱后山友聲借衣衣之后山曰女豈不知我不著渠家衣耶卻之中寒而卒此其毅然之色固窮之操疾惡

大德  
日錄

如探湯不忘溝壑之志雖知其飢不可求而食知其寒不可求而衣當其厄窮不可求而爵祿之也若此者文人中有幾人哉夫文人之所以可薄者非薄其能文也唯自詡能文而顧以投詩獻啟為希世取寵之資斯為可薄耳若后山者有幾人哉謝任伯為作墓誌於懷金卻衣事既有所不詳而其門人魏衍之記又未之及何耶毋亦采春華忘秋實耶朱子謂此事豈可不白於後世凡尙論者所當折衷也不意有潘榮者輒敢為卻衣凍死陳三細事之論傖父又刊置其文於斷爛通鑑之中村塾小生家傳而人誦之彼其貴通達賤名檢之意足以壞人心敗風俗而攻訶古人詞氣輕儇尤非所以示後生也此不可以不辨客曰后山與蘇黃遊幾於醉酒而操刀矣然今讀其文有典有則頓挫抑揚如陳大訓列翬



璉而珩璜芾烏濟踰罄折於其閒絕無詼諧佞媚之態而志  
行又卓卓如此未見其亂而殺人也學之不慎固無傷乎曰  
唯唯否否后山之文南豐家法也而山谷子瞻皆以氣節相  
高則后山之志行卓卓固緣質美使然亦其師友觀摩之力  
不可沒也顧其亂而殺人者亦有之矣蘇黃之學出入釋老  
多方外交至今士大夫尤而效之高門旦開則山人詞客釋  
子鍊師倡優侏儒之屬雜進並前相與賦詩飲酒談謔流連  
以鳴得意誇盛事醉者不臧而不醉者亦不爲恥不若是者  
不嗤其俗必笑其迂此皆蘇氏之流風也后山親炙之而久  
與俱化故集中所載語孔孟之道則黯黯無所發明談禪則  
傾慕若不可及至於捨施懺悔尤彼法之下者而不惜身爲  
之且曰孔李二氏與釋而三何以一之白日青天嗚呼何其

識卑而詞悖也余每讀古人文見夫青詞塔記雖名家宗匠  
未嘗不心厭之后山之賢而不免此則文人之習師友所漸  
也及讀其疑武舉策有謂漢室和親爲至德長沙倒置之論  
爲褊心未嘗不怪其謬旣而推尋語意實沿於黃老或又非  
無故而作也蓋子瞻少年氣銳好談兵及見金陵用兵之失  
遂勿復言后山此文殆以佐蘇而斥王歟夫兵誠不可輕用  
然首足倒置可乎且后山沒於建中初年故不知長沙之言  
真宋室之藥石使后二十餘年而死將痛哭流涕之不暇又  
敢以深計者爲褊心乎而后山因此文遂爲秦檜之所喜則  
其有此文也不如無有嗚呼異端害正夷狄亂華爲之關籥  
籥籥而遠備閑之猶恐不及反乃推波而助瀾焉是先自亂  
也已而其術又足以殺人因以思文如后山亦可愛矣行如



后山亦可敬矣而係於小子則終其身不知道而未免爲酒  
醉操刀之所使然則文章名節之士甯當自多乎哉學不可  
不慎而師友之所關誠大也雖然師友亦有不任過者內有  
賢父兄外有良師友詔之而弗聽也率之而弗從也雖甚愛  
於子弟無可奈何也以其無志也人苟有志必有所學必  
有所師與友丈夫小子何代無賢亦在人自擇耳而志之不  
立亦莫之能擇也志小而遺大卽擇焉而不精也故曰學莫  
先於辨志

布衣文選序

費錫璜

自古文章之權權在縉紳縉紳所是天下不敢非縉紳所非  
天下不敢是縉紳所是非至不當天下帖然不敢違卽有一  
二布衣之士才十百縉紳欲發其獨見以與縉紳抗一揚言  
而舉國無應者於是悔而中止矣昔明之旣亡也縉紳之禍  
烈矣苟免不死者含詬竄服惴惴焉恐人之責己而布衣之  
士抗北海西山之節放言肆論薄縉紳如糞土彼縉紳者且  
自顧之不暇尙敢操文章之權乎哉於是文章之權歸於布  
衣布衣所是天下不敢非布衣所非天下不敢是布衣所是  
非卽不當天下亦帖然不敢違此誠文章之大變宜其破百  
年膠錮之議追軻雄而齊韓歐惜乎其僅以風節相高聲氣  
相結怨詈相尙而未能和懿忠厚以粹六經之旨也且夫六



經之文如日月在天歷代儒者注之講之行世數百年而不能不變變者之所尚天下必靡然并為一說以之為文率不  
外此實則天下之腐論斯世之陋文而奚六經之旨為哉古  
之大儒於六經先見其大旨不為注者講者惑以之為文不  
戾於正庶乎儒者之文與下此則其文於事可稽也於策可  
行也於說有所指於喻有所取也如是然後謂之文焉今天  
下之文能此者鮮矣今擇其文之稍有法而可誦者為一編  
嗚呼文章其止於北宋乎

國朝文錄卷之十六終

國朝文錄卷之十七

序跋類五

春秋通論序

方苞

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持之  
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  
九矣惟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  
字異則義必異焉然經之異文有裁自聖心而特立者如魯  
夫人入各異書之類是也有沿舊史而不能革者稱人稱爵  
稱字稱名或氏或不氏之類是也其閒毫釐之辨乍言之若  
無可稽尋及通前後而考其義類則表裏具見固無可疑者  
抑嘗考詩書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為首尾雖有不通無害  
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譬諸人



身引其毛髮則心必覺焉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閒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未由得其閒也余竊不自揆謹師戴記與程子之意別其類為三十有六而通論其大體凡九十章又通例七章使學者知所從入至盡其義類與聖心同揆而無一節之不安則願後之君子繼事焉耳

讀大誥

方苞

昔朱子讀大誥謂周公當時欲以此聳動天下而篇中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覆歸之於卜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

相似而無一言之過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聳人聽而武庚之罪則難為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可棄與吉卜既得可徵天命之有歸而已夫感人以誠不以偽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文致其罪其於友邦君第動以友伐厥子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周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此與不惟此也周初之書惟牧誓為不雜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棄祀事而剖心斲脛焚炙剝剔諸大惡弗及焉至於暴虐姦宄則歸獄於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讀大誥而知聖人之心之公審已之義察人之情壹稟於天理而脩辭必立其誠也然大誥之書自漢至宋千



有餘年讀者莫之或疑至朱子而後得其閒焉是又治經者所宜取法也夫

讀王風

方苞

世儒謂讀王風而知周之不再興非深於詩之言也方是時上之政教雖慎而下之禮俗未改其君子抱義而懷仁其細民畏法而守分以道興周蓋視變魯變齊而尤易焉黍離兔爰憂時憫俗百世以下猶使人悱惻而流連大車檻檻師都猶能正其治也君子陽陽匿迹下僚而不改其樂也采芣憂良臣之見讒邱中懼賢者之伏隱觀其朝有若榮公皇父師尹之敗類者乎君子于役發於情止乎禮義者無論矣葛藟悲無兄弟則宗子收族大功同財之淳風猶未泯也戍者懷其室家而於君長無怨言思奔之女自誓於所私按其辭意

亦未嘗心非其大夫觀其民有若晉國之附於欒氏齊魯之民心歸於陳季者乎十篇之中淫志溺志敖辟煩促之音無一有焉蓋自周公師保萬民君陳畢公繼治於伊洛自上以下莫不漸於教澤愾於德心而知禮義之大閑故降至春秋篡弑攘奪接迹於諸夏之邦而王室則無之以衆心之不可搖奪也子頽子帶子朝之亂國民鄉順官師守常故侯伯公卿倚是以定謀而亂賊皆應時誅討使當是時上有宣王下有方召則其興也勃矣况能託國於周孔乎然孔子志在東周其於齊衛之君猶睠睠焉而適周則未嘗一自通於共主及二三執政何也蓋周之政在世卿久矣以羈旅之士一旦奉社稷以從非聖如湯文安能蹈此故必得大國而用之踐桓文之迹然後能成召周之功此孔子之志事也世儒以周



不能興遂謂王風氣象茶然不可振起是所謂見其影而不見其形者也孟子言誦詩讀書道在知人論世而自道其學曰知言有以也夫

讀齊風

方苞

予少讀著疑與鄭之丰衛之桑中為類而非譏不親迎親迎之禮

婿本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且跣步之頃及少長見班固地

而三易其換不惟無此禮數亦非事之情理志然後得其徵蓋此女所奔者非一人東方之日則奔之

者非一女也齊自襄公烏獸行下合國中長女不得嫁為家

主祠名曰巫兒至東漢之初俗猶未改故當其時奔者亦若

無作於父兄受其奔者亦可無憎於里黨蓋惟聽其奔然後

屬顯言而公傳道之是以鄭衛之詩按其辭可知為淫奔而

著與東方其事其辭與夫妻之倡隨者幾無辨也國語稱襄

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而惟女是崇則還與盧令亦同時所

作耳齊之立國能強由其民習於武節而其後篡弑竊國之

釁皆由女寵其詩十一篇二為游田五為男女之亂而冠以

古賢妃之警其君蓋齊之所以始終者具此矣孔子刪詩事

有細而不遺辭有污而不削以是乃廢興存亡之所自也非

然則鄭衛齊陳之淫聲慢聲胡為而與雅頌並列與

讀周官

方苞

嗚呼世儒之疑周官為偽者豈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謂盡人

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者於是書具之矣蓋惟公達於人

事之始終故所以教之養之任之治之之道無不盡也惟公

明於萬物之分數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無不盡

也運天下猶一身視四海如輿阡非聖人而能為此乎然自



漢何休宋歐陽修胡宏皆疑爲僞作蓋休耳熟於新莽之亂而修與宏近見夫熙甯之弊故疑是書晚出本非聖人之法而不足以經世也莽之事不足論矣熙甯君臣所附會以爲新法者察其本謀蓋用爲富強之術以視公之依乎天理以盡人物之性者其根源較然異矣就其善者莫如保甲之法然不井田民無定居而責以相保相受有舉奇袤相及則已利害分半而不能無拂乎人情矣修與宏不能明辨安石所行本非周官之法而乃疑是書爲僞是猶懲覆顛而廢輿馬也是書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戰國秦漢之人能僞作則冬官之缺後之文儒有能補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馬之缺有能依倣四官之意以補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補者何也則事之理有未達而物之分有未明也嗚呼三王致治之迹其規模可見者獨有是書世變雖殊其經綸天下之大體卒不可易也若修與宏者皆世所稱顯學之儒而智不足以及此尙安望爲治者篤信而見諸行事哉必此之疑則惟安於苟道而已此予所以尤痛疾乎後儒之浮說也

讀儀禮

方苞

儀禮志繁而辭簡義曲而體直微周公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制惟施於成周爲宜蓋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明民凡仁義忠敬之大體雖毗隸曉然於心故層累而精其義密其文用以磨礪德性而起教於微眇使之益深於人道焉耳後世淳澆樸散縱性情而安恣雉其於人道之大防且陰決顯潰而不能自禁矣乃使茭茭於登降進反之儀服物采色之辨而相較於微忽之間不亦未乎吾知周公而生秦漢



以降其用此必有變通矣獨是三代之治象與聖人彷徨周  
浹之意可就其節文數度省想而得之故昌黎韓子讀此惜  
不得進退揖讓於其間然其辭以類相從其義以合而見而  
韓子乃分剝而別著為篇則非吾之所能知也

讀孟子

方苞

余讀儀禮嘗以謂雖周公生秦漢以後用此必有變通及觀  
孟子乃益信為誠然孟子之言養民也曰制田里教樹畜而  
已其教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凡昔之聖人所  
為深微詳密者無及焉豈不知其美善哉誠勢有所不暇也  
然由其道層累而精之則終亦可以至焉其言性也亦然所  
謂踐形養氣事天立命閒一及之而數舉以示人者則無放  
其良心以自異於禽獸而已既揭五性復開以四端使知其

實不越乎事親從兄而擴而充之則自無欲害人無為穿窬  
之心始蓋其憂世也深而拯其陷溺也迫皆昔之聖人所未  
發之覆也嗚呼周公之治教備矣然非因唐虞夏殷之禮俗  
層累而精之不能用也而孟子之言則更亂世承汚俗旋舉  
而立有效焉有宋諸儒之興所以治其心性者信微且密矣  
然非士君子莫能喻也而孟子之言則雖婦人小子一旦反  
之於心而可信為誠然則自事其心與治天下國家者一  
以孟子之言為始事可也

書刪定荀子後

方苞

昔昌黎韓子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惜其書不  
傳予師其意去其悖者蔓者復者俚且佻者得篇完者六節  
取者六十有二其篇完者所芟雜幾半然閒取而誦之辭意



相承未見其有闕也夫四子之書減一字則義不著辭不完  
蓋無意於文而乃臻其極也荀氏之辭有枝葉如此豈非其  
中有不足者耶抑吾觀周末諸子雖學有醇駁而言皆有物  
漢唐以降無若其義蘊之充實者宋儒之書義理則備矣抑  
不若四子之旨遠而辭文豈氣數使然耶抑浸潤於先王之  
教澤者源遠而流長有不可強也

讀管子

方苞

管子之用周禮也體式之繁重一變而為徑捷焉氣象之寬  
平一變而為嚴急焉非故欲為此也勢也蓋周公之時四海  
一家制禮於治定功成之後故紀綱民物可一循其自然之  
節以俟其遲久而成管子承亂用區區之齊將以合勢之散  
正時之傾非及其身不能用也非及其君之身不能用也而

豈可俟哉惟然而苦其難成故其行之也亦不得不嚴且急  
焉是管子之不得已也然周官之作依乎天理以盡萬物之  
性而管子之整齊其民也則將時用以取所求是則其根源  
之異也而讀其書尚知令行禁勝之必本於君身聰明思慮  
當付之衆人而不自用則又非諸法家之所能及矣夫

書老子傳後

方苞

太史公傳老子著其國焉著其邑焉著其鄉焉著其里焉外  
此無有也著其氏焉著其名焉著其字焉著其謚焉著其官  
守焉外此無有也著其子焉著其孫著其孫之元來焉於其  
子孫元來仍著其爵焉著其封焉著其仕之時與國焉著其  
家之地焉外此無有也蓋世傳老子多幻奇荒怪之迹故特  
詳之以見其生也有國邑鄉里名字其仕也有官守其終有



國朝文錄 卷十七  
七  
謚其身雖隱而子孫世有封爵里居則衆說之誕不辨而自  
熄矣世傳所以多幻怪者蓋因老子見周之衰而隱去莫知  
所終故不詳其年壽所極而同時有老萊子言道家之用後  
百餘年有周太史儋號爲能前知儋聃同音故其傳與老子  
相混世莫知其然否列序至此然後正言以斷之曰老子隱  
君子也則非有幻怪明矣終之曰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則著書言道德者乃李耳而儋與老萊子別爲二人明矣始  
吾友崑繩實爲是解微崑繩不知太史公用意如此也而崑  
繩旣沒其所述蓋無傳焉由是言之凡古書之存而後人不  
得其意與得之而其說無傳者可勝道哉

書刺客傳後

方苞

太史公裁割更易尙書左傳或辭意不完而於國策有遠過

本文者其序聶政事曰其姊嫫聞之乃於邑曰是吾弟與嗟  
乎嚴仲子知吾弟蓋韓衛懸隔政又自刑以絕蹤其姊非聞  
而駭且疑無緣遂如韓市也旣見政屍而列其名並爲嚴仲  
子死則他無可言者矣故曰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  
死政之旁其本文一切不具乃曰美哉氣矜之隆可以過賁  
育高成荆矣世有乍見所親皮面抉眼屠腸而從容贊美如  
途人者乎觀太史公所增損乃知本文之疎且拙也蓋國策  
本記言之書中閒序事多者不過數語而亦未有殊絕者余  
少讀燕策荆軻刺秦王篇怪其序事類太史公秦以前無此  
及見刺客傳贊乃知果太史公文也彼自稱得之公孫季功  
董生所口道則非國策之舊文決矣蓋荆軻之事雖奇而於  
策則疏意國策本無是文或以史記之文入焉而削高漸離



後事以事在六國既亡後耳楚世家載弋者說項襄王真戰國之文也而國策無之蓋古書遭秦火雜出於漢世其本文散軼與非其所有而誤入焉者多矣不獨是篇為然也

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方苞

碑記墓誌之有銘猶史有贊論義法創自太史公其指意辭法必取之本文之外班史以下有括終始事迹以為贊論者或於本文為複矣此意惟韓子識之故其銘辭未有義具於碑誌者或體製所宜事有覆舉則必以補本文之閒缺如此篇兵謀戰功詳於序而既平後情事則以銘出之其大指然也前幅蓋隱括序文然序述比數世亂而銘原亂之所生序言官怠而銘兼民困序載戰降之數銘具出兵之數序標洄曲文城收功之由而銘備時曲陵雲邵陵郾城新城比勝之

迹至於師道之刺元衡之傷兵頓於久屯相度之後至皆前序所未及也歐陽公號為入韓子之奧窔而以此類之頗有不盡合者介甫近之矣而氣象則過隘夫秦周以前學者未嘗言文而文之義法無一之不備焉唐宋以後步趨繩尺猶不能無過差東鄉艾氏乃謂文之法至宋而始備所謂強不知以為知者耶

禮記析疑序

方苞

自明以來傳注列於學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者弗心屢也壬辰癸巳閒余在獄篋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蓋禮經之散亡久矣羣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必欲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第於所指之事所措之言



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略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本不當義或簡脫而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以無失乎注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說因其說而紬繹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也然惟前之人既闢其徑涂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其閒而入焉乃或以已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過矣余之為是學也義得於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予也既出獄校以衛正叔集解去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未暇徧檢蓋治經者求其義之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出哉後之學者有欲滙眾說而整

齊之則次以時代而錄其先出者可矣

周官析疑序

方苞

周官一書豈獨運量萬物本末兼貫非聖人不能作哉即按其文辭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詩書無與之並者矣蓋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葉而是書指事命物未嘗有一辭之溢焉常以一字之字盡事物之理而達其所難顯非學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凡義理必載於文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蓋二書乃聖人一心所營度故其條理精密如此也嘗考諸職所列有彼此互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職必詳者有畧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其大以該細者有即其細以見大者有事同辭同而倒其文者始視之若樊然淆亂而空曲交會之中義理寓焉聖人豈有意為如此



之文哉是猶化工生物其巧曲至而不知其所以終皆元氣之所旁暢也觀其言之無微不至而曲得所謂如此況夫運量萬物而一以貫之者乎予初爲是學所見皆可疑者及其久也義理之得恆出於所疑因錄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爲僞者豈獨於道無聞哉卽言亦未之能辨焉耳

重訂禮記纂言序

方苞

元儒臨川吳氏三禮之纂惟戴記纂言爲當高安朱公可亭重訂焉辨析開闡自爲之說者其多與吳氏等而精密則過之其書行世久矣而必欲予爲之序蓋公抱疾數年惟經學爲孜孜時與予商論所見謂微有知也予嘗怪詩書所傳出於唐虞三代之卿相者十八九而漢唐以後以經學相承者皆憔悴專家之儒卿相則無一有焉其能者不過於詩賦辭

章得其厓略而已蓋古之人必德之盛學之優然後任此位後世或以勲勞或以地勢又其次則科舉之士累日積久以致之則其心不能專而日有不暇給固其宜也惟本朝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尙書洪範傳所見有進於前儒者而近復見此書及儀禮節略蓋二公於諸經皆沈潛反覆務究其所以云之意而二書尤平生積力所專注宜其可以逾遠而存也李公早歲登甲科五十以後始開府於畿南其在中朝皆文學侍從之官其於講學治經固宜寬然有餘而公自翰林出爲縣令徧歷煩劇以晉大府使衆人當之宜無晷刻之暇而能深探乎禮意若此蓋公自承親事君以及治家交友皆應乎禮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所得不可以恆情測也抑吾因此有感焉自聖祖仁皇帝篤好周易尙書竟世



講誦不輟 聖上繼序 郊廟禮器冠服差等多依古禮經

制詔所頒常引周官之法度而二公各應期而以經學鳴

記有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以生甫及申推本以為文武

之德故予因序是書而并發斯義俾後公而生者蓋愧乎有

志於諸經未發之覆也

書柳文後

方苞

子厚自述為文皆取原於六經甚哉其自知之不能審也彼  
言涉於道多膚末支離而無所歸宿且承用諸經字義尙有  
未當者蓋其根源雜出周秦漢魏六朝諸文家而於諸經特  
用為采色聲音之助爾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汨其體者引喻  
凡猥者辭繁而蕪句佻且稚者記序書說雜文皆有之不獨  
碑誌仍六朝初唐餘習也其雄厲悽清醜郁之文世多好者

然辭雖工尙有町畷非其至也惟有讀魯論辨諸子記柳州  
近治山水諸篇縱心獨往一無所依藉乃信可肩隨退之而  
曉然於北宋諸家之上惜乎其不多見耳退之稱子厚文必  
傳無疑乃以其久斥之後為斷然則諸篇蓋其晚作與子厚  
之斥也年長矣乃能變舊體以進於古假而其始學時即知  
取道之原而終也天假之年其所至可量也哉

書歸震川文集後

方苞

昔吾友王崑繩目震川文為膚庸而張彝嘆則曰是直破八  
家之樊而據司馬氏之奧矣二君皆知言者蓋各有見而特  
未盡也震川之文鄉曲應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請者之意襲  
常綴瑣雖欲大遠於俗言其道無由其發於親舊及人微而  
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俟修飾



而情辭并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於歐曾而少更其形貌耳孔子於良五爻辭釋之曰言有序家人之象系之曰言有物凡文之愈久而傳未有越此者也震川之文於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其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豈於時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兩而精與抑所學專主於爲文故其文亦至是而止與此自漢以前之書所以有駁有純而要非後世文士所能及也

儲禮執文稿序

方苞

昔予從先兄百川學爲時文訓之曰儒者之學其施於世者求以濟用而文非所尙也時文尤術之淺者而旣已爲之則其道亦不可苟焉今之人亦知理之有所宗矣乃雜述先儒

之陳言而無所闡也亦知辭之尙於古矣乃規摹古人之形貌而非其真也理正而皆心得辭古而必已出兼是二者昔人所難而今之所當置力也先兄素不爲時文以課予時時爲之期年而見者盡駭以試於有司無不擯也余曰時文之學非可以濟用也何必求其至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哉先兄曰非世之人不能好也其端倪初見而習於故者未之察也且一世之中而旣有一二人爲之則後必有應者而其道不終晦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昔朱子之學嘗不用於宋矣及明之興而用者十四五當天地閉塞萬物洶洶之日以一老師率其徒以講明此理於深山窮谷之中不可謂非無用者矣乃功見於異代而民物賴以開濟者且數百年故君子之學苟旣成而不用於其身則其用必更有遠且大者此與時



文之顯晦大小不類而理則一也自先兄不幸早世其所講明於事物之理而求以濟用者既未嘗筆之於書獨其時文爲二三同好所推遂浸尋流播於世至於今而海內之學者幾於家有其書矣夫時文者科舉之士所用以牟榮利也而世之登高科致膺仕者出其所業眾或棄擲而不陳而先兄以諸生之文一旦橫被於六合沒世而宗者不衰好奇嗜古之士至甘戾於時以由其道夫以學中之淺術而能使人有所興起如此況其可以濟用者而適與時會乎然用此亦可知儒者之學雖小而不可以苟也先兄之文雖爲世所宗而得其意者實寡今儲君禮執殆所謂應之者與窺其所以爲文之意而按其理與辭何與先兄之所言者相似也自先兄之亡予困於貧病非獨其學之大者不能承而時文之說亦鹵莽而未盡其蘊焉觀禮執所見之能同未嘗不驚喜而繼之以悲也

吳宥函文稿序

方苞

自余客金陵朋齒中以文學著稱於庠序者多不利於科舉而吳君宥函爲最歲甲申總其課試古今文爲二集而屬予序之余觀自明以來取士之功令施於學校之試者猶寬而直省禮部之試特嚴惟其少寬也故士之聲實雖未得備知而歷試之冊籍可稽也其鄉之士大夫可訪也惟其特嚴也故不肖者由苟道以營其私而所號爲賢者亦自任一時之見而無由考其信故學校之試以中智司之而不當者十之一直省禮部之試以明者主之而當者十之五朱子有言恃法以禁私者非良法也可以爲私而不私然後民受其利予



嘗謂鄉舉里選之制則衆議不得不出於公而或恐士皆飾情以亂俗嗚呼是不達於先王所以牖民之道也凡物矯之久則性可移而況人性所固有之善乎東漢之興士大夫之厲廉隅而尚奇節者其初豈不出於矯也哉然其究至於毀家亡身而不貳則亦非人情所能偽矣揉木以爲輪雖稿暴而不復挺者矯之久以成性也懸法以驅民於死其勢甚逆然秦人之數世則其民之冒白刃而捐要領也若性然況乎教化之行其顯者漸民於耳目心智之間而其微者足以贊化育而密移於性命之際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而反疑其長僞以亂俗過矣夫教化旣行其取之也求以可據之實行而論之以少長相習之人猶未必其皆得焉乃用章句無補之學試於猝然而決以一人無憑之見欲其無失也能乎哉宥函學老而行醇上之所求於士者宜此等也而數擯於有司故予序其文而有感於教人與取之之得失如此至其文則皆出於課試流傳四方而衆載其言久矣蓋不以予文爲輕重也

書涇陽王僉事家傳後

方苞

國之將興其時非無姦愞陰賊之臣也政教方明而賢者持其樞柄則務自矯革以取所求或伏抑而不敢逞國之將亡姦愞陰賊之臣必巧構機會以當主心而賢人君子少得事任常有物焉以敗之若是者豈人之所能爲哉涇陽王僉事徵當明崇禎朝以邊才由司理擢按察司僉事監登萊軍未閱月軍變落職歸田里甲申三月間懷宗愍帝殉社稷七日不食死公少時卽慕諸葛武侯演八陣圖做木牛流馬制械



器皆可試用其家居見流賊猖獗倡築魯橋城以保涇原鄉人賴之曩令監軍登萊得期月之暇撫循士大夫則兇弁無從煽亂而公之才實可顯見矣乃方起遽踏持國論者不信罪之有無而輕棄之此可爲流涕者矣然公之功能猶未著也孫高陽久鎮邊關功在社稷而廢棄八年卒使城破巷戰闔門就死其所遇乃憂勤恭儉之君親見其困於逆閹又賴其力以收畿疆紓國難而終奪於姦儉豈非天哉少師爲諸生時卽徒步歷諸邊以天下爲己任蓋其始也不以事任之不屬而弛其憂其終也不以事任之不屬而讓其死是則諸君子所自爲正而不聽命於天者夫

書潘允慎家傳後

方苞

辛未九月二十一日日將暮檢架上散帙見濟甯諸生潘允

慎家傳載其衝擊流寇脫祖母死地奮身蹈火出兄於燔薪匣屋長吁夜參半不能寐蓋惟明之亡事與古異君非有涼德也朝非有暴政也衆非有離心也無食無兵城堙池圯梟張之賊勢如猛火而守令學官奮死守禦殺身殘家而不悔者無地無之薦紳士民廟哭巷戰戶號人厲併命於鋒鏑者無地無之其如允慎之保身與親泰然而無患者千百中無十一也蓋至懷宗愍帝嗣位而累世之忠良已盡於逆閹之斲喪矣其未罹門戶之禍如孫高陽盧義興孫雁門諸公復危死於奸僉之擠陷故自周延儒溫體仁得君以後凡內服大僚外秉節鉞久安而無患者皆巧佞奸欺庸鄙忍心之人也社稷之傾危生民之禍亂漠然不以闕其慮而朋謀私計諂附權要惟恐失意於幾微武夫則無小無大皆痛心於文



臣之節制言路之紛糾轉以養賊脅上為自安之計是以人主孤立於上蒸黎糜沸於下土崩魚爛一潰而不可收豈非天命遐終故多生亡國之材使恣於民上而剛正憂勤恭儉之君亦陰奪其鑒使嗜奸人之疾味以至於敗國殞身而不寤與嗚呼此又自古亡國轍迹之一變也

書孝婦魏氏詩後

方苞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貴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半不失為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敢顯為悖者蓋入室而盥饋以明婦順三月而後反馬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其事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大為之坊此其所以犯

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忤而獨以出妻為醜閭閻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其於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谿之聲者十室無二三焉況責以誠孝與婦以類已者多而自證子以習非者眾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廣昌何某妻魏氏刲肱求療其姑幾死其事雖人子為之亦為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漢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之前聞也豈至性反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止也後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其鬱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為絕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為詩歌以



美之余因發此義以質後之人

書孟子荀卿傳後

方苞

騶衍以下十一人錯出孟子荀卿傳若無倫次及推其意義然後知其不苟然也蓋戰國時守孔子之道而不志乎利者孟子一人耳其次惟荀卿而少駁矣故首論商鞅吳起田忌以及縱橫之徒著仁義所由充塞也自騶衍至騶奭說猶近正而著書以干世主為志則已驚於功利矣其序荀卿於衍爽諸人後者非獨以時相次也荀卿之學雖不能無駁而著書則非以干世所以別之於衍爽之倫也自公孫龍至吁子則舛雜鄙近視衍爽而又下矣至篇之終忽著墨子之地與時而不一言其道術蓋世以儒墨並稱久矣其傳已見於荀卿所序列而不必更詳也夫自漢及唐莊列皆列於學官而

孟子有未興以韓子之明始猶曰孔墨必相為用而較孟子於荀揚之間子長獨以竝孔子一篇之中其文四見至荀卿受業於孔氏之門人則弗之著也老莊申韓衍爽諸人皆有傳而墨子則無之蓋孟子拒而放之之義然則子長於道豈槩乎未有聞者哉

書王氏三烈女傳後

方苞

三烈女傳金壇王若霖志其世父之女二及族姊同時死士賊倪文炳事也明將亡中原楚蜀已盡燬於流寇及愍皇帝殉社稷東南盜賊蜂起長老所傳女子自投於水火及罵賊而斃於鋒刃者不可勝數女教之感前古所未有也蓋自高皇帝定六宮之禮盡革前代昭儀充華美人諸號而皆以德命帝室之女不得再適著於令典而愍皇帝之殉社稷也后



實先之禮教之所漸摩志氣之所感動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竊嘗歎自古亂亡之釁不過數端或以權姦或以女寵或以宦寺其造亂者不過數人或竟得保其首領以歿而使天下忠臣義士孝子悌弟貞婦烈女無罪而併命於水火盜賊之間且身死而名傳者千百中無十一焉豈非造物之不能無憾者哉雖然人之生也莫不有死其能順性命之理而死者是得全其所受於天者也若晉羊皇后之富貴康甯雖愚夫豎子皆知為不幸則如三烈女者雖謂之考終可也用此言之雖與三烈女之死同而泯滅無聞者亦可以無恨而有或知之則不忍聽其無傳者吾黨之義也

孫徵君年譜序

方苞

容城孫徵君既沒之三十有九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年

譜屬予刪定既卒事而為之序曰自古豪傑才人以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衆矣而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胥靡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授命則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異焉世皆謂儒者察於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盡也蓋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殺於物者天下皆是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則謹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於死屋漏之中終食之頃慄慄然惟恐失其所受之而無以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奮死於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為心而藉之紀綱乎人道者也豈忍自戕賊哉孔子於道常歉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蓋示



學者以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極也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將亡而不可強以仕此固其所以為明且哲也然楊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鋒其後屢聚鄉兵以保州部既老屏跡耕桑猶以宵人幾中機辟述其生平陸於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計固將坦然授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蓋天有陰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一準於先儒學者考其立身之本末而因以究觀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教忠祠規序

方苞

宗法祭禮之廢久矣唐宋諸賢所討論當其身不能盡行而欲世為天下法得乎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以協諸人心而眾以為安也古者建國始得立五廟北宋以前猶有

四廟三廟二廟之制自程子謂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屬則時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遠祖自是以後學士大夫及庶民皆遵用而功令亦不復為之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強抑耳而朱子於始祖遠祖則不敢祭非獨疑於僭也蓋內反於身覺哀敬思慕之誠達於高曾已覺分之難滿又進而推之遠祖始祖恐薄於德而於禮為虛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志也蓋程子以己之心量人覺高曾始祖之祭闕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則以禮之實自繩覺始祖遠祖之祭備舉而誠不能貫義各有當並行而不相悖也苞性頑薄少壯遠游祭多不與難後涉公事朝夕促促有祭而無齋撫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為愴然耳



春秋秩祀布几筵奉薦而進雖吾父吾母亦未嘗如見乎位如聞乎容聲況王父母以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將祭之先既祭之後以臨尸不怍及愛其所親之義內訟乃知無怍於祖無怍於高曾之難為之怵然而因此見朱子之心焉又思若竟廢高曾之祭則愧怍亦無由而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各致其情自勉於禮之意也茲酌定祭禮兼立祠規皆以愚心所安依古禮經而準以衆人所能行吾子孫能恪守之則於古者立宗收族之義猶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於蕩然不為之制也與

通鑑綱目前編節鈔序

黃之雋

朱子因通鑑作綱目今謂之正編而仁山金氏溯唐堯訖周威烈以接於通鑑為前編敘次評論可攀涑水然丹朱馮房后生穆王杜伯射宣王釋氏生昭王之世尙採無稽元四明陳氏溯盤古以來冠前編之首備闕畧耳無關筆削明萬厯時涓上南氏仿紫陽為前編綱目斷自伏羲始功亦勤矣顧以尊經而削金氏所引五經似也論語孟子仍與百氏並列為日某年世子昌孝養李歷某年孔子志於學某年魯哀公問政何以為綱明憲宗詔儒臣修宋元二史為續編而綱目愈備合而讀之卷帙繁重莫得其要領平山姚氏二銘張氏欲次第節鈔全部以便後學預致書於予屬序既以河清難俟辭之矣前編已鏤版所載孔孟以前事尤利於校塾帖括



之業購求者衆復致書乞先序以行予嘗謂帝王持世以道德天地運世以氣數道德勝能轉氣數不能離氣數氣數勝而道德隨之爲盛衰唐虞三代道德莫加焉然大水九年大旱七年後世更無此天也射天而震渡漢而溺後世更無此君也有窮中絕四十載共和無主十三年後世更無此朝也兼三五以爲號降王於臣開阡陌建郡縣剏自秦皇改正朔設年號定自漢武遂歷百世而莫之易不必古聖制作也攘而得天下者莽丕炎溫之徒戰而得天下者漢唐宋以來之令主炎帝傳子黃帝戰阪泉而代之亦傳子至夏后家天下遂歷百世而莫之易不必古聖傳授也武靈騎射而強房瑄車戰而敗不必古聖步伐也王莽假經術以濟姦安石行新法以基禍不必古聖官禮也若是者氣數主之而人事參焉是故讀史不以唐虞三代畫也因序節鈔而論及之學者由節鈔而進於前編之全由前編而進於正編續編之全若觀於海而止矣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以其漸也祭川者先河而後海以其序也此其爲河源乎

國朝文錄卷之十七終



國朝文錄卷之十八

序跋類六

兵法要略序

王源

余自幼喜談兵讀蘇明允權書陳同甫酌古論心慕其爲人稍長學孫武兵法略知奇正虛實之術而束伍營陣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刃合戰攻城守壘之法概不得其詳焉每遇老於行陣者問之其言皆野戰之事而與古節制之師不合嗟乎野戰可以制勝而無事於兵法久矣節制之說究無從以得其詳及讀戚南塘練兵諸書與趙本學續武經總要而後恍然有得也蓋用兵有自治之道有制敵之道自治之道不外乎節制制敵之道不外乎奇正必有節制而後可以立身於不敗必知奇正而後可以決勝古之伯



王之主謀臣良將所以開基定亂而成大功者莫不由此余故即其所見彙為兵法要略二十二卷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則孫子諸家之說列其繁而存其要用兵之方略也中篇則東伍營陣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刃合戰攻城守壘之法也下篇則自春秋以迄於元古人用兵之往事也辟之醫上篇所載其陰陽血氣之理臟腑之性與凡百病之原而察脉觀色之術乎中篇所載其諸藥之性之用并所以炮燔炙割調劑之事乎下篇所載其歷代名醫成案而已試之良方乎使為將通於此三者於以追古名將而覆野戰之師曷難哉余初聞兵法莫詳於武備志貧不能購思之十年不得見及余書既成始得觀其大略而與余三篇之意殊不相遠竊自喜暗合乎前人特病其雜而不精浩繁而寡要於是擇其簡要適用為余所不及載者錄為二卷附於中篇下篇之後曰補遺庶幾自治制敵之道俱備於此而學古兵法者有所考鏡而得其要焉

麻法通考序

王源

火雲龍鳥紀官亮天工而治以天事三代下人事耳人不如天明矣况以人測天而欲其不忒乎後世最難精者莫如律麻乃古器亡而黃鐘卒難恰合無可資以為復古之具麻法則踵事而增愈修愈密以有乾象昭垂可明徵也回回泰西之麻或謂其法勝乎中國宣城梅子定九著麻法通考其言曰大法定於唐虞所未著者里差歲差耳積久而著而後人立法以求之合數千年數萬里之心思耳目而後精密而合數千年數萬里心思耳目以為之精密者適以成古聖人未



竟之緒蓋中星者求歲差之法也岨夷昧谷南交朔方之宅求里差之法也於戲盡之矣且夫麻法所以合天當治以天事天文所以示人當治以人事唐虞遠而後人之法覺於天有未合則改以合之久之又覺其未合更改以合之然則後世人事之近於天唯有麻法苟得通天人理數淹貫中外古今之法如梅子者以治其事安見唐虞之日遠乎梅子又曰日月星辰有常度矣惟麻法不明求其說焉不得而占家遂得附會其閒苟麻法大著則機祥小術自無所託以售其欺余嘗謂裨竈梓慎之術不能不屈於子產昭子徐理預知英宗北狩及南宮復辟亦以象緯決之則倡議遷都北平宜必不可守而于忠肅力排其說一意戰守社稷遂保無虞是人事修天運無不可挽則梅子是書豈特明麻法已乎息邪闢妄解惑之功亦不小矣

五鎮圖誌序

王源

五鎮圖誌曰西甯曰涼州曰甘肅曰甯夏曰榆林合圖一五鎮諸要害各一各有論道里方域險夷悉正從來圖籍傳說之謬及古今變遷而形勢瞭然蓋安內攘外至要之書也予昔著輿圖指掌考天下形勢其說詳於疆界阨塞爲圖縱橫徑丈按說披圖不終日而大勢洞心目但未一一身其地誤者必多不及是編遠甚嗚呼開河西二千里斥亭障至玉門斷匈奴右臂漢武之雄略何如也趙充國屯田湟中而先零自滅餘威猶震也唐肅宗奔亡敗散之餘用靈武復兩京而宋以全盛之勢韓范爲將不能制元昊之命宋之委靡不振概可知矣明失河套守榆林而固原花馬池之閒騷然無甯



歲是東棄大甯西棄河套幸不爲宋人之續者以開國之勢強而後代挾書生之見門戶之私以誤天下其可恨猶一轍也予自畿南由晉入秦出潼關下三川而渡河北所過山川城邑險要莫不周覽詳識因嘆哥舒翰孫傳庭千古覆轍相循蓋自潼關至函谷循河而東百里之內北阻河南倚崇山陜道盤紆土壁中兩壁高者十餘丈卑數丈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列否則緣絕壁下俯洪流而稍一開豁卽有連岡橫山抄裹而北直抵河上其爲雙峰峭舉如門者且四五以至函谷而後劃然中斷是潼關以東門戶重重局固豈特關險足恃卽靈寶東硤石山阜環合而深溝大壑處處可以伏兵敵亦不敢輕行徑入假令傳庭固守潼關賊雖百萬孰敢窺關門一步而予過故關駐馬低徊仰視且聞紫荆倒馬居庸險更數倍乃令賊俱長驅深入然則形勢如故也古今成敗得失歷歷不爽也方略具存而將相非人其如不知不用何哉予旣不能親歷三邊得是編不啻如穀城黃石蓋當代有心人身經目睹所著但不傳其姓名予得之秦中爲之序而藏之倘內參廟堂之謨外寄封疆之重戰守奇正因時與敵按此而施之於以廓清邊徼曷難乎

自書史閣部遺文序後

王源

源旣序史閣部遺文歸之王方臣後數年遇方臣兄筠長先生於京師爲源述楊遇蕃事遇蕃者鳳陽人父舒城教諭署縣事流賊破舒城罵賊死遇蕃嬰賊刃民救之死復甦史公撫安慶上其父死節事恤典甚優遇蕃遂依幕下揚州破公自剄未殊亂兵擁至西城上見大帥問之曰我史閣部也時



遇蕃被擒帥命禽獲者辨之遇蕃曰是也大帥勸之降公大罵遇蕃亦勸其忍死救百姓公叱曰若父一署縣事教諭能死節我今日一死外遑恤其他罵愈厲大帥拔刀起斫之公挺身首迎其刃帥退而止噴曰好男子左右殺之支解遇蕃潛遁覓其骸不可得昔蒙古破金鉤州陳和尚匿不出稍定乃出言曰我金大將陳和尚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乃死之夫史公之死何疑特以蹤跡未顯不免小人疑議源又嘗見華陰王山史紀述孫公傳庭死賊事歷歷孫公亦相傳不知所終者以二公之忠而處死不及陳和尚苟非有目擊其死者以傳其事不畱千古之疑而滋小人議論之端哉四明萬斯同曰吳兆騫吳人康熙某年流甯古塔後釋還其守將安珠護謂之曰乙酉破

揚州吾在軍親見史閣部死初城破求史公不得久之乃自出衆挾之見豫王王疑其偽史公曰吾出明白死豈偽邪王令人識之果然勸之降不應乃殺之吾生平第聞忠臣不知何狀及見史公乃知世真有忠臣但漢人不知或誣以爲遁去今聞朝廷修明史而徐公元文領史事子歸幸以吾言告之觀此則公之處死未嘗不如陳和尚特揚人屠戮無遺公屍又不得故有道荒之誣源又聞浙江總兵官王之仁魯王監國拜爲大將封甯國公事敗航海公曰事去矣將何之乃廻舟海嶼置酒與妻子別夫人某氏子婦蕭氏源從母也霞帔鳳冠與侍妾數人悉沈海中死子祝髮揮之去公曰畱若延吾宗血胤自乘舟徑至崇明守者謂其降迎慰之公曰吾恐死於窮荒海嶠無知者來覓死所耳豈求生乎乃乘風鼓



吹之金陵盛服儀從入居貢院時洪承疇駐金陵就說之公  
嫚罵不爲禮承疇慙月餘殺於市臨死南向再拜稽首起從  
容受刃觀者萬餘人皆流涕云

書梅勿菴推一元消長圖後

梁份

邵氏雍之說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自洪荒初判以至閉塞之大數也  
就中以一會計之會三十運運十二世三十年則一萬有  
八百年而爲三百六十世積三百六十世而成三十運爲一  
會之數十二地支視此矣自子會至辰渾淪之初無問矣年  
代可紀斷自黃帝作甲子始黃帝八年甲子四百二十年爲  
唐堯八十一年之甲子此已會之三十運第十一世也堯之  
殂落也在癸未舜之受終又四十年癸亥而已會告終矣舜  
四十一年甲子爲午會之第一運第一世第一年自是歷夏  
商周秦漢三國晉南北朝唐五代宋元至明宏治十七年合  
六十二甲子三千七百二十年爲午會之第十一運一百三



十四世自宏治至今未久也考之於麻書稽之於史冊自舜至今爲歲者裁三千八百年耳自今至午會之終當得七千餘年生當今日而不知幸際中天之會者何其不流覽於康節之書之甚也元明善以禹未卽位前八年甲子入午會至元元年甲子爲午運第十一運其積算之誤固不足輕重獨於朱子答天開於子之問也有疑焉宋高之時當午會之十運去未會七千三百年而朱子乃云堯在己午之間今漸及未夫堯去午尙遠而宋去未尤遠此予所不解於朱子也沿訛踵謬相習爲然梅勿菴究心天人之學積數十年凡所著書皆闡古今之蘊偶於一元消長圖推算以今日尙在午會之前半盛陽之時嗟乎勿菴此言豈但有功於前賢其啟迪今人可謂振聾而發聵豈淺小也哉

甘工科奏疏序

梁份

工科條奏凡五疏觀察甘公在諫垣時所上也公起家邑宰留意於時務以治行最擢爲司諫正色立朝遇事無所隱其五疏累累各千言指陳時政有鼂家令賈太傅風下大臣議奏可引爲條令或格於議世亦爭傳之故天下莫不知有甘工科奏疏者友人陳繹思常語余曰生喜讀史尤喜讀歷代名臣奏議蓋古人成跡可流覽而知一時之政事機宜則萬變紛紜而無一定以無定之時勢測以一人之神明疑目屏氣起坐而沈吟方以爲竭智殫慮揣摩已至矣言脫於口而事勢已非議論失策古今坐此者何多也况堂陛之嚴持以入告非有深謀遠慮過人之知識足以裨國計而利民生得於心書於牋奏坐言起行無銖黍毛髮之差者則言雖至文



章雖報可豈足煩記載而垂久遠也哉自周秦以來二千年  
間奏議之存焉者代幾何人人幾何疏此生所以每讀一過  
未常不感慨淋漓反復流連而不能自己也傳曰興王賞諫  
臣書曰后從諫則聖今天下非臺諫督撫例不得有疏疏上  
內廷以議論屬之六卿而六卿以從違謀於胥徒胥徒徇其  
私意因緣爲奸動引科條以拒言者雖皋陶爲士伯夷典禮  
夔教樂各陳其事且曰例已有之無費辭也嗟乎皋陶夷夔  
之言顧不足以啟胥徒之聽而胥徒之所允惟行文書守法  
令之疏是行文書守法令之疏顧賢於皋陶夷夔之言此不  
待智者而辨之矣然則諫之不從非不從於后而不從於胥  
徒彼胥徒也而如是焉未必非六卿之過也嗟乎名公卿之  
學術既不得盡用於天下其碩畫名言且不得與古奏議並  
垂載籍者豈其少哉雖君子忠君愛國各盡其心而已不在  
奏疏之傳不傳也然孰與讀其疏而想見其人乎此生所以  
於奏疏一書尤感慨淋漓而不能自己也繹思之言如是余  
深躋之戊寅遊楚南因繹思交甘公公謙和長者晉接以禮  
若不知其爲方岳大臣且不知其諸子冠纓結綬接武於天  
朝其爲人可不謂賢乎公五疏當變起東南軍興之際其救  
時之務行之二十餘年承平久而無弊何思之深而見之遠  
也則是疏之傳也固宜先是公官常岳歲戊辰武昌兵譁咸  
謀以應公不動聲色以密計消弭之武昌以平其識時濟變  
定禍亂大率類此此不具論論其五疏之傳者繹思曰善請  
因以爲序



近思錄集註後序 茅星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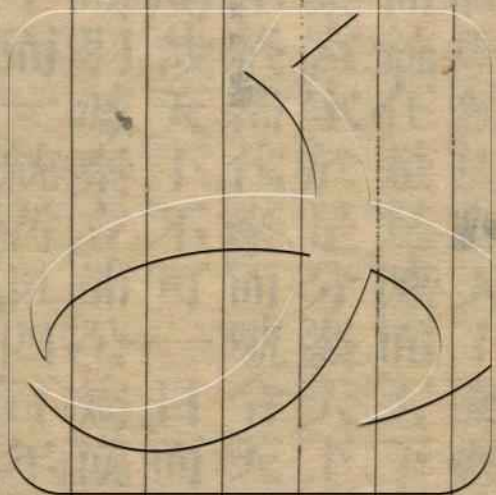
近思錄集註後序

茅星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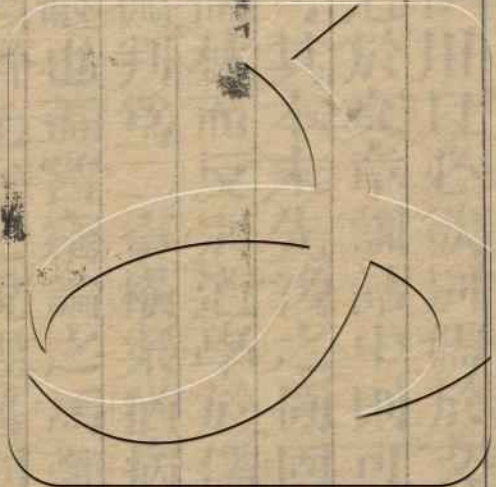
近思錄集註既成或疑名物訓詁非是書所重胡考訂援據之不憚煩為曰此正愚註之所以作也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為二而後之言程朱之學者往往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間而不復以通經學古為事於是彼稍稍知究心學古者輒用是為詬病以謂道學之說興而經學寢微噫何其言之甚歟夫道者所以為儒之具也而學也者所以治其具者也故人不學則不知道不知道則不可以為儒而不知古則不可以言學夫經其本也不通經則雖欲博觀今古亦泛濫而無所歸也宋史離而二之過矣伊川分學者為三曰文章曰訓詁曰儒者夫六經皆文章也其異同疑似為之博考而詳辨之即訓詁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儒者之文章乎孟子曰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非儒者之訓  
詰乎然則文章也訓詰也而儒之所以爲儒者要未始不存  
乎其閒然而伊川且必欲別儒於文章訓詰之外者何也蓋  
謂求儒者之道於文章訓詰中則可而欲以文章訓詰盡儒  
者之道則不可其本末先後之間固有辨也奈之何進訓詰  
章句之學於儒林而反別道學於儒之外其無識可謂甚也  
夫道學與政術判爲二事橫渠猶病之况離道學於儒而二  
之耶甚矣其蔽也蓋嘗竊論之馬鄭賈孔之說經譬則百貨  
之所聚也程朱諸先生之說經譬則操權度以平百貨之長  
短輕重者也微權度則貨之長短輕重不見而非百貨所聚  
則雖有權度亦無所用之矣故愚嘗竊以謂欲求程朱之學  
者其必自鄭孔諸傳疏始愚故於是編備著漢唐諸家之說  
焉以見程朱諸先生學之有本俾彼空疎寡學者無得以藉口







書項羽本紀後

馮景

司馬貞謂項羽不宜登本紀宜列世家或又以為列項羽本紀於漢高之前此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彼其說皆非也作史之大綱在明統周有天下秦滅之而統在秦秦有天下楚項羽滅之而統在楚楚滅而天下之統乃歸漢耳羽入咸陽殺子嬰燔秦宮室於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已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然代秦而號令天下則既五年矣此五年之統非羽誰屬哉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君君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統當是時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是漢為楚所立也漢之為漢君天下而一統者且四百年然卒遵羽是封之名以為有天下之號而不敢易猶謂漢不承統於楚得乎則項羽宜登本紀宜列於漢高之前統在則然亦作史之例則然而



猥云史遷不以成敗論英雄乎哉

再書項羽本紀後

馮景

或謂項羽雖將五諸侯滅秦而羽本紀仍書漢之元年是天下大統史遷不與楚而與漢也是固然然春秋之法有名與而實不與者是故其人躬行弑逆而為君則直書其弑君而仍不沒其為君之號於是史遷作項羽本紀之權衡起矣羽既滅秦而暴興也則登之本紀而不沒其為君之文羽惟放弑義帝而自立也則以漢紀元名與而實不與所以彰其弑君之罪是固春秋之遺法而史遷用之義並行而不悖也不然秦漢以還篡弑而君天下者多矣史槩絕其統乎吾知雖董狐復生亦必直書其弑而不沒其為君曾謂五年為政之項羽業已宰天下封王侯顧欲削其本紀而降為世家可乎

哉即如司馬貞之說羽既身屠國滅子孫無噍類矣尙何世家之有

辨漢注如淳解三族之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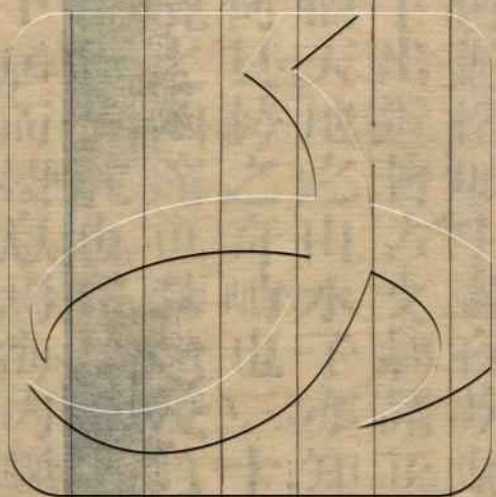
馮景

晚出古文秦誓曰罪人以族族者秦法也竊疑紂雖惡五刑之法無改甯有是乎按史記秦本紀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初者創始也蓋謂三代之法所無而秦特創之若紂已行何云初乎張晏三族法曰父母兄弟妻子而如淳則以父族母族妻族解之嗚呼不仁哉如淳也莊子言五紀匡衡韋元成言五屬袁紹言五宗皆言父祖己子孫也莊子言六位老氏班志賈誼言六親呂不韋言六戚亦不過父母兄弟夫婦耳故賈高曰人豈不欲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已論死其非異姓明甚王溫舒罪至族其時兩弟及兩婚家



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  
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若如淳解將同時而十五族也  
與哉班固刑法志云高后元年除三族罪孝文二年又詔丞  
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  
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此明  
明以父母妻子同產爲三族觀此張晏注乃益明而如淳之  
罪大矣周禮小宗伯之職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注云三族  
者父子孫人屬之正名也儀禮士昏禮請期曰吾子有賜命  
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注三族父  
昆弟已昆弟子昆弟也此非三族之明證哉更證諸爾雅內  
宗曰族母妻曰黨白虎通曰族者湊也上湊高曾下湊曾元  
聚合而生愛死哀也今 大清律特列本宗九族五服之圖

於前所以明九族之非異姓也於嫁女則曰爲本宗於母黨  
姑舅則曰外親於妻黨則曰妻親正所以異乎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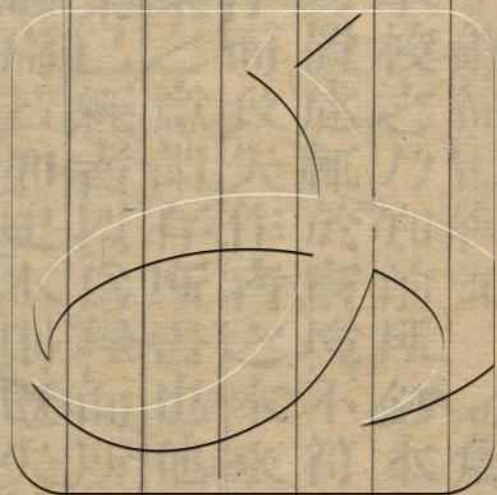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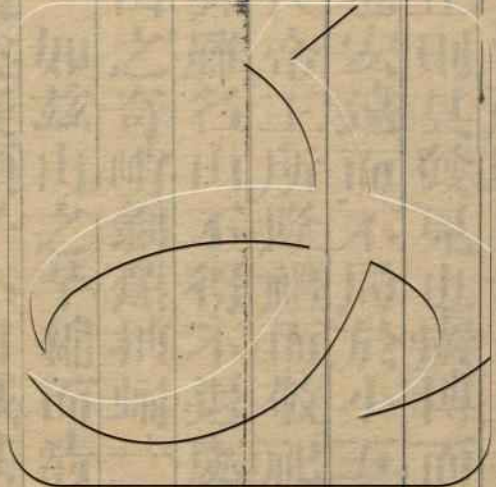


峨嵋匡廬天台鴈蕩之間而不得列於五嶽四鎮之位其故何哉蓋以幽奇清麗則有餘而正大雄厚則不足天地之生物其植體也正則其發見也廣博而不囿於其偏其積氣也厚則其布濩也宏遠而不局於小五嶽四鎮惟其體正其氣厚故能爲歷代帝王所隆禮而敬祀不徒供騷人墨客遊覽登臨之具武彝雖名山不得不退處其下也今子之文鯨喙鼈擲一如茲山之奇峭剝蕉抽蛹一如茲山之幽邃含英咀華鏤金錯彩一如茲山之芊綿而清麗其足以高一鄉一國而傳當世夫復奚疑顧子不自域其已至而欲予規其所未至則意者於氣體之閒培之固之恢之廓之當必有日進於雄深浩瀚扶餘磅礴之巨觀視今之所造有大過焉者於以登之清廟獻之明堂藏之金匱玉檢永爲朝家之寶貴亦如

五嶽四鎮見重於帝王之廷而不僅如今日所遊爲遊覽登臨之具者是則予所望於子而子益宜加勉者也生日有是哉夫子之教我多矣願書之以爲序







國朝文錄卷之十九

序跋類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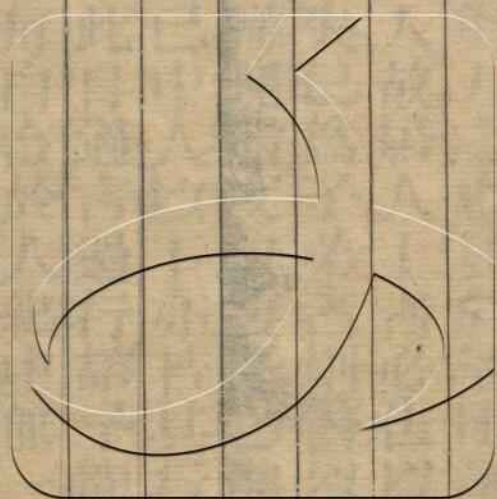
重錄徐霞客游記序

楊名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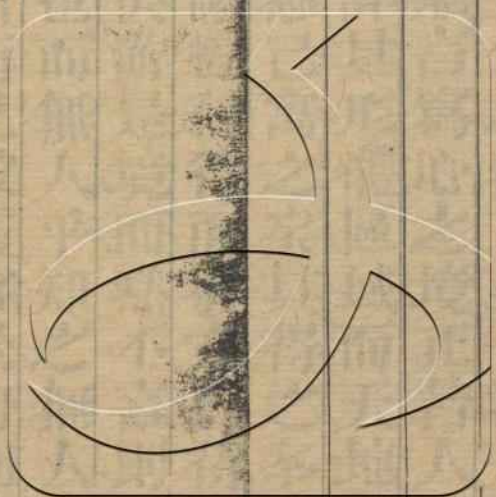
己丑夏秋既手錄徐霞客游記為之序矣重陽抵家復得友人所藏原本校之乃知前所鈔本出於宜興史氏者字多譌誤其刪減易置處輒於實境不符文意不協用歎天下之率意改竄文字而致失作者之本來如宜興史氏者為可鑒也初余錄是集之意謂存斯書也他年力所可至境所適逢可展卷披對案已經者以為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槩日涉其趣焉若如史本則既失其真又安用之爰亟為改正添入再手謄一過以復其舊大抵霞客之記皆據景直書不憚委悉煩密非有意於描摹點綴託興抒懷與古人游



記爭文章之工也然其中所言名山巨浸宏博富麗者皆高  
卑定位動靜變化之常下至一澗一阿禽鳥草木亦賢人君  
子偃仰棲遲寤言寫心之境正昔人所云取之無禁用之不  
竭者也雖止詳其形體區域而天地山川之性情俟人之神  
會而意喻者悉已寓之矣其得之多寡知之淺深存乎人耳  
夫造物之奇闕恆有待而發亦有待而傳有是境而人不知  
則此境爲虛矣游是境而默不言則此游爲虛矣霞客之前  
境自在天下也而無人乎知之無人乎言之卽知而言之亦  
舉十一於千百而已設霞客於身到目歷之處惟自知之而  
自樂之不以紀於書而傳於世人亦烏知其有與無邪然則  
斯書之不可沒謂天地之迹存焉耳而况於天地之心生人  
之本古之聖賢心知之而身備之而推所得以公於世者其  
遺文之可寶愛爲何如哉







方望谿集序

顧琮

望谿方子文學爲世所稱而予與共事 蒙養齋入則合堂  
聯席出則比屋同垣晨夕居游無不共者凡十有一年始知  
其宅心之實與人之忠其於幼所誦經書常陰取以自繩削  
而亦以望於人故居人上者必告以侈之召災事人者必  
戒以諂佞之安已爲子弟者則警以孝弟之易虧將仕者則  
數舉貪人覆轍愧遺父母妻子之醜用此不好善者聞之皆  
陰忌以爲刺已中人以下亦若其行之難而見謂不情每薄  
暮歸寓必以此日過言過行諂予聞爲發其禮義之過中者  
常恍然爲戒每自言於人紀中無一不愧負此心者孔子云  
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以予所見惟斯人而已凡行有奇袤者  
於衆中相接不交一語而朋友有過則盡言不諱雖久故相



知者或不樂聞其言然以文學相推則知與不知無異詞噫是誠知方子之學與其文者乎方子嘗語予曰吾少好文而不好學故終老無成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而孔子許為好學使吾能以好文者好學雖愚且頑概乎必有得於身矣嗟乎非學之篤而能為是言乎方子之文乃探索於經書與宅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故生平無不關於道教之文余共事時愛而錄之者十之四郵致者十之二始就篋中所存編而錄之異日當刊布以示好方子之文而未知其學者

李文貞公文集序

李紱

文與道無二也孔子畏於匡以斯文自任斯文也即斯道也子貢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豈文與道二耶既曰言何不可聞之有益子貢親受無言之訓聖不言而無行不與天不言而時行物生其不言者皆其言性與天道者也故曰不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所得聞者文章而已文章即道之發見焉後世雕章繪句之文始與道二又其甚者或至破道則不得復謂之文矣安溪李榕邨先生早歲志道沈潛卷籍而自得於心箋疏六經各自成書學者翕然師宗之莫不曰安溪先生今之程朱也顧道足於中氣盛而化神情深而文明偶為詩古文固先生之道也康熙十九年庚申先生奉勅進所作文字因進



讀書筆錄及論學之文自爲之序推尊聖祖皇帝繼五百年聖人之統蓋隱然以伊萊望散自居故爲文必衷於道而非末世雕章繪句之文所可及其又可以文字目之哉今先生捐館閣十餘年於茲論道釋經之作流布海內惟詩古文未有別集嗣孫侍講清植始彙而刻之屬紱校其卷帙循諷卒業喟然而歎道德之腴充乎其中經史之華發乎其外於孟韓爲具體而旁及於歐曾讀之者可因以想見先生之文章卽可以想見先生之言性與天道斯文其不在茲矣乎近世學者道不足而強言之無惑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卽夫子之文章亦不可得而聞矣編校之餘姑識其所見如此

歷代名臣傳序

蔡世遠

傳始於漢秦以前左史簡而備矣秦無名臣也削陳平趙普者何羅豫章謂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陳趙於四者有歎焉非所以示訓故削之苟其心有可原雖濶疏如陳竇張浚必錄苟其心有可議雖事功如陳趙必削之猶名儒不列揚雄循吏不列趙廣漢也廣漢純用鉤距術揚雄爲莽大夫故均削之漢唐人材後先相望畧綜其概雍容翊贊有始有終者魏丙第五倫姚宋王旦李沆韓富也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諸葛武侯陸宣公范文正公司馬文正公也身爲開國功臣而遂相之紀綱百度者蕭曹房杜耶律楚材也抱負經緯鬱而不得施嚮用方殷遽奪之年者賈誼楊綰也頗見施用功在天壤竟以齟齬不究其材者裴晉公李忠定也屹如山岳不



可動搖所遭不偶蹇蹇匪躬王嘉李杜楊震褚遂良岳忠武也苦心調護輸心報國者狄梁公李鄴侯也邵德高年蔚爲國瑞者高允文彥博也盡行所學魚水相歡貞觀致治幾於三代魏鄭公偉矣蘇綽王林雖偏安之臣未可小也安邦戡亂德盛禮恭郭令公尙矣周勃父子祖逖温嶠李晟宗澤孟珙察罕帖木兒或功已成或志未就亦足欽也謀畧蓋世寵利不居張子房高矣鄧禹曹彬亦可嘉也抗節不屈則張許段顏文信國余關最烈直言不諱則汲黯鮑宣劉蕡陳瓘胡銓最顯云

楊龜山先生集

蔡世遠

道學經濟文章氣節四者合而爲一者也俗儒不講以道學之人論多迂疎而不適於用詞尙質樸而不合於時其爲人

大抵簡易平淡未必有一往不可回之氣嗚呼爲此言者猶夏蟲不可語於冰井蛙不可語於海其無與於道也審矣夫學貴有本無本之學縱修飾補苴無用於世有本之學其根沃者其葉茂本聖賢所以出治者發而見之事業是則莫大之經濟也與師友講明而論著罔非載道之書是則莫大之文章也可死可辱而浩然之氣剛大常伸是則莫大之氣節也吾於楊龜山先生見之程門高弟稱楊游尹謝獨先生之學最著上接濂洛而下開考亭之統其傳又最廣而余獨歎先生經濟之宏氣節文章之高士子懷奇抱異處下僚未有不以才大用小自傷淪落者先生沈州縣四十年自爲徐州司法歷知瀏陽餘杭蕭山諸縣絕無出位求進之心非所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者乎及其晚節立朝人方持祿養交以



竊榮貴先生嚴氣正性章數十上排和議收人心肅軍政論  
三鎮必不可棄方田水利花石綱之害必不可行李邦彥李  
鄴之徒必不可用使從其言豈有靖康之禍哉當蔡京貴盛  
之時先生以一縣令抗之卒之浚湖瀦水之事格不行是其  
氣固已蓋天下也當王安石邪說盛行之日先生抗疏排之  
是能放淫辭以閑先聖也讀其文發揮義類抒寫性情然則  
先生之氣節文章何不備哉或又以爲先生於數者實所兼  
長豈知皆本其平日明善復性之功所流而貫之者乎夫宋  
儒之中夷猶恬曠莫先生若也然其樹立議論卓卓表見如  
此亦可以知其餘矣因序先生之集爲發其大凡以見士貴  
本實勝也

在官法戒錄序

陳宏謀

天下之人無過善不善之兩途而人之慕乎善而遠不善也  
則不外於法戒之兩念予有四種遺規之刻蓋冀天下人無  
男女少長貴賤賢愚均有所觀感興起見善者而以爲法見  
不善者而以爲戒也云爾既又思之人有在四民之外勢所  
不能無而又關係民生之利害吏治之清濁不可以無化誨  
者則官府之胥吏是也古者三百六十之屬皆有府史胥徒  
府掌廩藏者卽今之庫吏也史掌文案者卽今之吏典也胥  
卽今之都吏爲徒之什長徒卽今之隸卒也是爲庶人在官  
其祿同於下士其田在遠郊之地載師掌之春秋月吉讀法  
書其孝友睦婣得與於鄉舉里選之列故當時僚隸輿臺之  
守法循分豈惟風俗之醇抑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有其具也



秦燔詩書人以吏爲師漢制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許爲吏  
當時刺史守相自辟其屬恆求其賢者以爲吏而進達之而  
吏亦皆束身自好以靳不負上之知故一時名公鉅卿起掾  
吏者不可勝紀兩漢吏治最爲近古非由吏之得人而然乎  
魏晉而後流品遂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吏始不得與  
清流之班沿及隋唐以降科貢之勢重而吏之選益輕矣然  
國家設官置吏官暫而吏久也官少而吏衆也官之去鄉國  
常數千里簿書錢穀或非專長風土好尚或多未習而吏則  
習熟而諳練者也他如通行之案例與夫繕發文移稽查勾  
攝之務有非官所能爲而不能不資於吏者則凡國計民生  
繫於官卽繫於吏吏之爲責不亦重乎而爲吏胥者類皆機  
變之才智不能安於畝畝耕鑿之樸以來役於官因盤據其

閒子弟親戚轉相承授作奸犯科相習熟爲固然而不知禮  
義之可貴爲官者亦多方防閑之摧辱之幾若猛獸搏噬之  
不可馴擾夫防之愈嚴作弊亦愈巧摧之愈甚自愛之意愈  
微將羶然喪其廉恥之心以益肆其奸猾狡黠之毒官吏相  
蒙國計民生於焉交困而貪昧陋劣之員受其牢籠牽鼻淪  
胥以敗也又不足言矣昔劉晏以吏人不可用謂吏無榮進  
則利重於名我國家立賢無方吏員一途咸有進身之階  
惟其才之所宜未嘗限其所至則固有榮進之可期矣卽或  
不盡榮進而其愛一時之小利必不如其愛身家子孫之大  
利更不如其畏身家子孫之奇禍今試語人以于公治獄之  
陰德而子孫駟馬高車充溢門閭未有不欣然慕效者也語  
以王溫舒舞文巧詆姦利受財而罪至於五族未有不悚然



易慮者也特無以提醒之遷善遠罪之良心無緣而動耳上以君子長者之道待人而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者非人情也矧吏胥多讀書識字粗知義理習典故明利害視田野之愚氓閨門之婦孺其化誨當更易易爲官者方日資其心思才力以成其政治而顧視爲化外之人不一思所以化誨之聽其日習於匪僻於心何安而於事又甯有濟乎余於聽政之暇採輯書傳所載吏胥之事各綴論斷哀爲四卷名曰在官法戒錄廣爲分布以代文告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觀是錄者善惡燦陳榮辱由己何去何從必有觀感而興起者矣

教女遺規序

陳宏謀

天下無不可教之人亦無可以不教之人而豈獨遺於女子

也當其甫離襁褓養護深閨非若男子出就外傳有師友之切磋詩書之浸灌也父母雖甚愛之亦不過於起居服食之間加意體恤及其長也爲之教針黹備裝奩而已至於性情嗜好之偏正言動之合古誼與否則鮮有及焉是視女子爲不必教皆若有固然者幸而愛敬之良性所同具猶不盡至於背理而傷道且有克敦大義足以扶持倫紀者倘平時更以格言至論可法可戒之事日陳於前使之觀感而效法以爲德性之助豈淺鮮哉余故於養正遺規之後復採古今教女之書及凡有關於女德者哀集成編事取其平易而近人理取其顯淺而易曉蓋欲世人之有以教其子而更有以教其女也夫在家爲女出嫁爲婦生子爲母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後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孫王化始於閨



門家人利在女貞女教之所繫蓋綦重矣或者疑女子知書者少非文字之所能教而弄筆墨工文詞者有時反爲女德之累不知女子具有性慧縱不能經史貫通閒亦粗知文義卽至村姑里婦未盡識字而一門之內父子兄弟爲之陳述故事講說遺文亦必有心領神會隨事感發之處一家如此推而一鄉一邑孰非教之所可及乎彼專工文墨不明大義則所以教之者之過而非盡女子之過也抑余又見夫世之婦女守其一知半解或習聞片詞隻義往往篤信固守奉以終身且轉相傳述交相勸戒曾不若口讀詩書而所行悉與倍焉者意者女子之性專一篤至其爲教尤有易入者乎是在有閑家之責者加之意而已

題水西書屋書目後

沈起元

凡百嗜好皆累心惟書足以明心養心而嗜者絕少非惟聲色財利官爵珍玩奪之而舉業之奪彌甚昔人以書治舉業今人治舉業而廢書余每爲之太息余來主灤源書院講席得周生永年其文矯然其氣凝然百無嗜好獨嗜書歷下書不易得生故貧見則脫衣典質務必得則卒業乃已今所藏經史子集二氏百家之書已數千卷皆能言其義者窺其志將盡致古今載籍以掇其精而齊其裁而不僅以多藏爲富是豈惟齊魯之傑吾吳號多文學之士余猶將張生以厲之雖然生不嗜書則已生旣酷嗜余則有進生亦知書之不必富乎亦知書之足爲心累乎夫書者載道之器而道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卽吾身心之道也非書無以識



道故書貴也道一而已六經四子可數言蔽之至戰國游士  
詭奇誣誕之說競作以遏塞聖道於是造物者惡之假手秦  
政之火不幸六經亦悞罹其毒然漢興六經旋出如日月之  
不可晦蝕而諸叛道之書銷沈於灰燼者固已不知其幾未  
嘗非一火之爲烈也自漢迄今乃又有訓詁之學詞章之學  
釋老之學術數之學小說之學書益汗漫無紀極才智之士  
馳騁游獵其中以炫俗釣聲爲斯道害彌甚程子玩物喪志  
之語誠篤論也世有好奢者每食羅珍錯窮水陸和百味卒  
乃舉數鬻醕數卮適醉飽而止好遊者足跡遍天下歷五嶽  
浮江河搜台蕩之奇探洞府之奧倦而歸敝廬數椽以待風  
雨足矣故凡騁耳目之觀者皆與我無與不惟無與皆足蕩  
精魄而糜歲月識者惜之昔昌黎之學細大不捐然自言學  
之二十餘年始辨古書之正僞黑白分矣務去之乃有得焉  
蓋昌黎承漢魏六朝後尋源潢潦問塗榛莽故別白之難如  
此今幸生宋諸大儒後古書之正僞犁然顧猶取昌黎之所  
去以爲博乎人生百年耳天下之藝能不必兼也古今作者  
辭章之優劣不足深辨也惟道之求以事吾身心之不暇何  
書之富爲生聞言憮然矍然翻然曰謹受夫子教遂抑首治  
經書滿屋不爲泛涉生今年二十有五少於昌黎上宰相書  
時二年極其所嗜而不誤所趨余老矣詎見其成之所底因  
書所與言者畱其藏書之室以堅其志





陸子遺書序

雷 鏞

平湖陸子學子朱子之學能真知實踐者也其治身居官立  
 朝之梗概海內宗仰之余於年譜序中亦既言之矣其生平  
 著述如困勉錄及點定四書大全皆其初年未定之書其問  
 學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松陽講義衛濱日鈔及門人所編  
 輯文集及三魚堂四書講義四方學者或未之見或見其一  
 二而莫覩其全即全觀之而莫得指歸雍正五年余在都門  
 總憲沈端恪公折節下士以陸子遺書屬校訂蓋公學陸子  
 以上學朱子故於陸子之書沈潛反覆之久因倣近思錄之  
 例以類相從而次第之以便讀者之尋求自道體性命之精  
 蘊學問切實之實功異端之歧途聖賢之造詣莫不瞭然分  
 明由此而上溯近思錄濂洛關閩之正脈無復有掘泥而揚



波者矣是書公就稿而薨於位其門人李氏兄弟收藏之余  
視浙學喜其完好如初欲為梓行而力未逮今荷 聖恩侍  
母歸養爰識此意以諭後之學者

黃靜山文集序

雷 鋈

靜山旅卒於吳門道義之交莫不聞而哀之予為累晞者三  
年乃志其墓而銘之今其子光理哀遺集屬其門人陳君紹  
洙編次而請序焉嗚呼靜山古文之名久播於海內顧世知  
其文而不知其人則靜山之本末不著靜山性落落都門  
不輕投一刺昔西林鄂文端公有乏才之歎予謂天下未嘗  
無人因舉靜山以對公曰是吾丙辰所得士心賞其文顧不  
聞至吾門何耶自是亟召晤而亟稱之海甯陳公嘗問士友  
之賢者予推二人靜山在焉陳公禮先之乃相往還其守鎮

常二郡事有不可雖大府持之急必力爭口期期而言必盡  
必得請而後已此其立身嶄然豈肯委蛇以從俗者哉鎮常  
皆衝塗使客往來絡繹靜山閉閣理民事不躬迎送上官舟  
過供應缺如其一意孤行方自比古之循吏未幾被劾論多  
方推求靜山不為動日手一編如處深山中然二親皆篤老  
久羈留不得歸養不能無抑鬱事將白而一病不起予所為  
累晞而不能已也靜山論學與予微有異同而志甚相得其  
文根據於經沈浸史漢唐宋大家務有濟於實用稱人之善  
無溢美非其人雖強之不應此則讀其文者自知之矣

文道十書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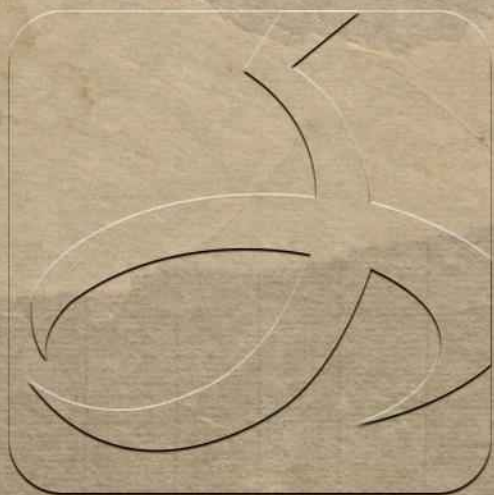
雷 鋈

昔蘇文忠述歐陽公語謂吾所謂文必與道俱蓋文與道非  
可離而二也近代義門何先生博極羣書因文見道天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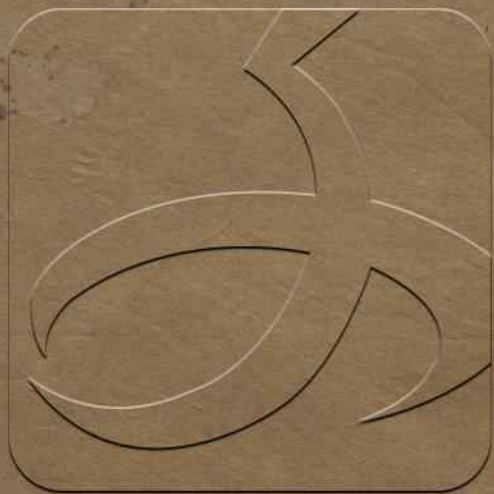


實學者皆宗之從義門游者有少章陳先生身在菰蘆名滿  
天地義門引以爲老友而當世論兩先生亦無敢以顯晦軒  
輊之者先生仲子和叔與余交出先生遺書十通見示凡四  
庫之書釐正詳辨貫穿精審實可爲典籍之功臣後學之津  
筏其讀書紀聞上下古今半多經世之畧尤有補於化理蓋  
先生甫踰壯歲卽以奉母閒居著述其開物成務之志多見  
之此書然後知博物洽聞特其餘事蓋先生之道宏矣所謂  
文與道俱者非先生其誰歸故人門弟子私諡曰文道先生  
當矣昔程子嘗論私諡之非然文潞公題明道之墓伊川弗  
之止也今援此義以稱先生又奚嫌焉志乎古者讀先生之  
書當自得之余荒陋雖未獲窺其藩籬然亦庶幾無媿辭爾

國朝文錄卷之十九終







70013792

天地義門  
陸之者先生  
庫之書釐理  
後其書紀  
先生而論思  
之此言然後知  
文與道俱者非  
程子嘗  
先生又奚謙焉志平古者讀先生之  
未獲窺其藩籬然亦庶幾無愧辭爾



